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孔六帖二十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録舉人臣李全玉

白孔六帖卷二十五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孝一

白詩凱風美孝子也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七子之母白
華美孝子之潔白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書奉
先思孝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人之行莫大於
孝　聖人之德無以加於孝乎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

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事父母能竭其力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長我育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宗族稱孝焉遍之事父　弟子入則孝出則悌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州閭鄉黨稱其孝也　父父子子天之經地之義人之行也　君子頃音跬步之間不敢忘孝　頴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傳　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曾閔之行　綵衣為戲老萊子年八十衣綵衣為嬰兒戲於父母之前　扇枕溫席羅威　孝聞當時生則敬養　無違孟孫問孝子曰無違　用孝養厥父母　五常之首百行

之先 君子篤於親 篤厚也 當孝理之時 懷歸厚之德 天地之經

膝下 故親生之膝下 日嚴 嚴致敬於父母也 天性 父子之道天性也 行以內成

孝由中出 孝哉 閔子騫 烏反哺 六行之先 周禮六行孝友為先 父在觀

其志 父沒觀其行 請敎不匱 無抑有辭 仁親之道 執以為恭爾雖

有說 謂之曰孝否則不知 家統乎尊 行先乎孝 行成於內 陶乎孝理 根以

天性 因心之孝 名以孝聞 禮由恩制 棘心 夭夭母氏劬勞 蘭陔 庭

闈 陟岵 孝子行役思念父母 師氏三德教國子 三曰孝德以知惡逆 三行

一曰孝行以親父母 不遺惡名 禮父母既沒慎行其身不遺父母惡名可謂能終矣 嚙指 蔡順

字君仲養母求薪容至母望順不還母乃嚙指順心動弃薪走歸母畏雷云云

巨孝 江革事具下注

事親孝 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

孔晉陽公主 文德皇后所生后崩主始孩不之識及五歲經后所游地哀不自勝

宗室暠 事母孝

韓思復 少孤年十歲母為語父亡狀感咽幾絕

趙来章 時人哀来章孝

岑文本 自以興孤生事母以孝顯

李日知 母未及封而卒方葬吏乃齋贈制日知殞絕于道左右為泣莫能視巡察使路敬潛欲表其孝使求狀辭不報

表所居為孝慈里 劉子翼貞觀初名之辭以母老詔許終養江南道巡察使李襲譽嘉其孝表所居為孝慈里

貌類父既孤不復視鑑 韓皐

三世以孝行聞 揚為三世以孝行聞至門樹六闕古所未有

順色柔聲 崔彥昭雖為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順色柔聲在

左右無違士人多其孝丐粟以養劉三復少孤母病廢三復丐粟以養海東曾子海東王義慈事親孝於弟兄友時號海東曾子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聞卷剌草之民孝友序唐受命二百八十八年以孝悌名通朝廷者多聞卷剌草之民皆得書于史官以孝悌自修於一鄉一行傳五代之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於兄弟夫婦人倫之際無不大壞而天理幾乎其滅矣於此之時能以孝悌自修於一鄉而風行於天下者猶或有之然其事迹不著而無可紀次五代史求孝悌之士石昂晉高祖時詔天下求孝悌之士戶部尚書王權宗正卿石光贊國子祭酒田敏兵部侍郎王延等相與詣東上閤上昂行義可以應詔孝者所以教人為善五代周世宗家人傳體常流血劉敦儒母病狂易非笞掠人不能安左右皆亡去敦儒日

侍疾體常流血母乃能下食敦儒怡然不徒步號泣省
為痛隱留守韋夏卿表其行詔標闕於閭
父 宇文歆幼張訛引術士解禱出為魏州又貶洪州刺
史子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歆再貶不告其家徒
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 力耕養母 王質力耕 父誅解衣
以車共載達於嚴州 以養母
請代 高郢父伯祥為好畤尉安祿山陷京師將 孝聞里
誅之郢尚幼父誅解衣請代賊義幷貸之
閭 高霞寓五代不異居孝聞里閭德宗 路隋 父泌從渾
初採使洪經綸言之詔表闕于門 瑊會盟平
涼為虜所執死焉時隋方嬰孺以恩授八品官逮長知
父執虜中日夜號泣坐必西嚮不食肉母告以貌類泌
者終身 路巖 志純潔親歿 闕中曾子 賈會時號 賜鴆代
不引鏡 終身不食肉 闕中曾子
飲 賈直言父道冲以藝待詔代宗時坐事賜鴆將死直
言紿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怠輒取鴆代飲

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憐之免父死俱流嶺南直言猶足覽

自負母入京師元德秀少孫事母舉進士不忍去左右自負母入京師

奉祿不入私舍司馬鍠事繼母孝奉祿不入私舍

六闕相望朱敬則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

去病孫王忠嗣父海賓戰死元宗憐其忠贈左金吾大將軍忠嗣時年九歲始名訓授尚輦奉御入見帝伏地號泣帝撫之曰此去病孫也須壯而將之更賜令名養禁中

李光弼事繼母至孝見本傳贊

第五琦子峰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李晟幼孫奉母孝

李源以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不娶絕酒葷惠林佛祠燈舊墅也源依祠居闔戶日一食祠殿其先寢也每過必趨未始踐階

穆宗詔曰源有曾參之行怡然無營夫旌孝所以激人倫也並本傳

未嘗與人爭沈季詮少孫事母孝未嘗與人爭皆以為怯季詮曰吾怯

乎為人子者可遺憂於親乎哉鄭善果父誠戰死善果方九歲以死事子襲爵家人為其幼弗告也及受詔號慟不自勝

顏真卿事親孝

十歲有至性獨孤庠父喪始十歲有至性聞呼父官及吊客來輒號慟幾絕

欲與人游必先白母五代王殷事母以孝聞欲與人游必先白母母所不可者未常敢往及為刺史政事有小失母責之殷即取杖授婢僕自笞於母前

睦親化人皐萬石始萬石奏太樂博士弟子遣長者請以卒哭追集侍御史劉思立劾奏萬石曰睦親化人莫善於孝

母食必侍立左右五代張希崇事母至孝朝暮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

負王妣登樓錢鏐嘗於後庭樹層樓王妣春秋高不能上乃親負而登焉吳越備史

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韓愈董召南詩

賊閔其孝支叔才隋末荒饉夜丐食野中還進母為

賊執欲害之告以情賊聞其孝為解縛**傭書**蕭銑後梁宣帝曾孫少傭書事母孝**匹夫單人行孝一槩而凶盜不敢凌**天子喟而旌之者以具教孝而求忠也孝友贊**天寶三載詔天下家藏孝經**本紀**孝德傳**郎餘令孝敬在東宮餘令以梁元帝有天寶三載撰後傳數十篇獻太子太子嗟重改著作佐郎卒**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薛放曰孝經人倫之本也光武令虎賁士皆習孝經元宗親為注訓蓋人知孝慈則氣感和樂也帝曰聖人以孝為至德要道信然**事親養志為大**穆寧嘗撰家令訓諸子人一通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而已苟枉道而三牲五鼎非吾養也**靈武二孝**李華二孝贊序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具羅所見戎馬旃裘豢於夷狄而能生以孝養沒奉以哀穿壙起墳廬於冢次根於天性陶我孝理二子之孝過

於曾氏故肇有二位孝道爰興柳宗元孝門銘肇有二為之贊云位孝道爰興克修厥猷載籍是登在帝有虞以孝烝烝仲尼述經以教于曾惟昔曹侯見命夾宮亦有考叔寤莊稱純顯顯李氏實與之倫矮子勸吾食輒飽李建母憐其孝每字之曰矮子勸吾食輒飽進藥吾意其瘳衣布飯蔬虞世南所繼父寄陷於陳世南雖服除仍衣布飯蔬寄還乃釋服啗肉本傳

養禮二

白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採蘭　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言未足為孝也服勤至　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定安牀衽省問安否曾子曰君

子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　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陸績懷橘九歲公紀字　子路負米　下氣怡聲　和氣愉色　啜菽飲水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為養孔子曰啜菽飲水以盡其歡斯之謂孝　禮曰君子之孝養也樂其心不違其志　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　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語　文王之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鷄鳴而衣服至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　食上必在視寒暖在容

之節食下問所膳問所食命膳宰曰末有原末勿也原再也令其食物

無再進也問所欲而敬進之內則父母在朝夕恒食子婦佐餕子與婦食其餘食父沒母在冢子御食侍母食也羣子婦佐餕如初

禮烹熟羶薌嘗而薦之非孝也養也養可能也敬為難

敬可能也安為難　孟子云曾子養曾晳既食問有餘乎曰有恐曾晳要分賜與人曾元養曾子既食問有餘乎曰無矣

將以復進也若曾子者所謂養志也曾元者養口也事親如曾子可也　父母何嘗何食詩刺勤勞不得養父母也慈以甘旨

禮

就養無方

大養　後漢書曰夫鍾鼓非樂之本而不可去三牲非孝之主而養不可廢言能大養則周公致四海之祭以義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也

行傭供母　江革字次翁客下邳行傭供母母老恐搖動自在轅中挽母車

父母老不辭官　晉賈充責桑純父母老不歸養中丞孔恂劾詔下議何曾等曰稽之禮律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家不從政新令亦如之桑純父年八十兄弟六人三人在家不廢侍養於禮律未有違

解職就養　傅咸字長虞出為冀州刺史繼母杜氏不肯隨咸之官咸自表解職也

祖母老辭官　李密字令伯徵為太子洗馬密以祖母劉氏年高無人奉養上表陳情不應命

孔陽城　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省者斥之

臺制苛嚴不可省養　卑溫入為

監察御史以臺制苛嚴不可收省養不拜換著作即既謝輙解歸 力耕養母王質力耕以養母

三時侍食吾小時猶省長幼每日兩時節盥起居尊行三時侍食飲食訖然後敢食猶責不如禮令者諸子日出高眠爭覽盤器何曾有此儀可為太息李華與外孫書

孝行三

白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色難承順顏色為難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見其壽考則喜見其衰老則懼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恒言不稱老也廣不登

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闇（服事也暗中為事好生嫌疑）不登危懼辱親也　父母在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父母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災及其親敢不敬焉）（遂成也）一舉足不敢忘父母是以道而不徑（徑邪道也）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危殆一出言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

親可謂孝矣父母在不稱老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人猶薄於孝而厚於慈孳孳舜也孜孜也漢明鮑永去妻永字君長妻於母前叱狗永遂去之違命則不孝左敬親者不敢慢於人孝經事親者居上不驕為下不亂在醜不爭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孝莫大於嚴父尊嚴其父敬其父則子悅修身慎行恐辱先也居父舊官漢杜延年拜御史大夫居父舊官不敢當其舊位坐臥皆易其處所子曰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恐尊踰於父孝有三小孝用力中孝用勞大孝不匱慈愛忘勞可謂用力矣尊仁安

義可謂用勞矣博施備物可謂不匱矣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傷足不出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全歸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不擇祿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祿而仕倚門王孫賈年十五母曰汝朝出晚來倚門望暮出不歸倚閭望最孝萬石君子孫咸孝建為最號哭救父樂恢年十一父為縣吏得罪將殺恢伏寺中晝夜號哭令哀之而赦其父遇賊江革字次翁臨淄賊起負母逃走遇賊不忍害傍無几杖胡廣年八十繼母在堂口不稱老傍無几杖忌日三日不食申屠蟠字子龍驢鳴戴良字叔鸞母好驢鳴良常學之以悅母手不驅蚊晉吳猛常手不驅蚊畏其去噬母也眇目殷仲堪父病積年拭淚眇一目不

許友以死鼂政不受嚴仲子金以母在未敢許人之死取江水姜詩母好江水詩兒為母常取之後被江水溺死恐傷母情詐言游學餓而舍傍涌泉如江水并雙鯉同出慰母心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揚名後世見下注身輓車江革事見上注聞父耕泣晉趙至景真詣師受業聞父耕叱牛聲投書而泣師怪問之曰我未能養使老父勞苦師甚異之扇枕王延字元事親夏則扇枕冬則以身溫之洗浣石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歸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注親父也中帬言中衣也廁近身衣也牏音投持遺劒張武父業戰失屍骸武每節持遺劒至亡處祭酹而還拜畫圖金日磾見母畫象則拜又晉許孜生有孝行圖父母象於廟朝夕拜之郭巨瘞子見宋畧孔李安期父貶桂州遇盜將加以刃安期跪泣請代盜哀釋之號伏

叛壘李甘楊牢有至行甘方未顯以書薦於尹曰執事之部孝童楊牢父茂卿從田氏府趙軍反殺田氏茂卿死牢之兄蜀三往索父喪慮死不果至牢自洛陽走常山二千里號伏叛壘禿髮羸骭有可憐伏謈意感解以尸還之單縗冬月往來太行間凍膚皸瘃銜哀雨血行路稠人為牢泣歸責其子以牢免之牢為兒踐操如此未聞執事問唁而書顯之豈樹風扶教意耶

以身蔽父霍王元軌歷定州刺史王文琰者與賊戰戰敗二子鳳賢更以身蔽父得全二子死縣抑不為言元軌廉知之遣使吊祭上其事

行積雪中五代張策李克用攻王行瑜策與婢肩輿其母東歸行積雪中行者憐之

侍父母喪還鄉徒跣數千里服雖除容貌癯瘠李百藥

里中一龍賈會有高節不答辟置里中号一龍親亡負土成墓廬其左手蒔松栢時號闗中曾子

高堂九仞曾輿有壯向之悲積粟萬鍾季路有南遊之嘆

駱賓王上裴侍郎

禄養四 榮親附

白孝乃行先禄宜親及禄非為已養貴逮親鴻既漸而于干烏豈忘於反哺欲養而親不待韓詩曾子曰往而不還者親也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為吏禄不過鍾釜尚忻然而喜者樂其逮親也既没之後嘗事楚堂高九尺轉轂百乘猶北向而泣者悲其不逮吾親也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家語子路曰家貧親老不擇禄而仕昔者由也為親百里負米親没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願負米百里豈可得乎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枯魚銜索幾何不蠹二親之壽忽如過隙子曰由也可謂思之也毛義

捧檄毛義家貧養親張奉慕其名詣義會府檄至以義為守令義捧檄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及義母死義除服舉賢良方正不就奉嘆曰往日之喜為親也

干及親之祿　立身揚名以顯父母

日用三牲之養　嗷嗷林烏受哺於子

耿弇省疾後漢耿弇父況疾兄弟三人皆垂青紫侍省疾當世榮之

虞譚母孫氏加金章虞譚母孫氏夫死不改節訓譚忠義後蘇峻反譚有功拜武昌侯太夫人加金章紫綬譚立養堂於家王導已下皆拜

感汝墳之就舉周磐堅伯居貧養母儉薄不充讀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養孝廉之舉卒章曰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公卿奉壽後漢張酺家孟疾為太尉雖在公位父嘗歸田里酺每遣職輒一詣京師適會歲公卿罷朝酺府奉酒上壽極歡卒日衆人皆榮慶之

將吏拜迎魏張遼文遠屯

合肥時遼母至屯遼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迎側觀者榮之

顧雍母 吳志顧雍為尚書令迎母於吳既至權臨賀之親拜其母於庭大臣畢會後太子往慶之

孔頼祿而養 姜公輔為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頼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

不得就養 李光弼帝幸陝數存問其母令郭子儀輦其母還京二年光弼疾篤將吏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得就養為不孝子尚何言哉

未嘗豫宴樂 令狐楚觀察使王珙愛其材將辟楚楚雖在珙所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

求為知院官 許康佐家苦貧母老求為知院官人譏其不擇祿及母喪已除凡辟命皆不答人乃知其為親屈

歲月其滔 王勃倬彼我系篇有烏反哺其聲嗷嗷令我不養歲月其滔

循陔思養 李贄皇賜何弘敬詔卿奉親之孝朕所深知陟屺有懷循陔思養違離周歲固切歸心

一鍾

信榮禄可以展懽忻聳應物送鄒少府詩士皆豔其榮蕭嵩請老家饒財而華為二部侍郎銜以尚主位三品就養年踰八十士皆豔其榮

父母疾五

白喜懼之年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左右就養無方方常也左右扶持也昏定而晨省定謂牀衽省問安否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矧見齒也行不能正履不脫冠帶而養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禮病則致其憂色不滿容色憂王季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王季復膳然後復初文王有疾

武王不脫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旬有二日乃間間瘳也 禮曰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痾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 禮曰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 黃雀王祥至孝後母病思黃雀求之不得憂嘆乃有雀數十飛入幕母感憐之 母失明盛彥母王氏因疾失明彥不應辟名躬奉病久婢使數見撻楚婢恨伺彥行取蠐螬炙飴之母食以為美然疑是異物藏以示彥彥見而抱母慟哭絕而後蘇目豁然即開也 奉孝行劉弘為荊州奏仇教母老疾因賊至守衛不移以致拷掠幾至殞命可以訓獎臣子長益風教臣請教為歸鄉令 黔婁父痢而嘗其糞 私 孔取急調侍李日知為給事中母老病取急調侍數日鬢髮輒白 涕泣不食韓王元嘉聞太妃病涕泣不食 孝童段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間

乃肯食時號孝童衣不弛帶韋溫侍親疾調適湯劑弥二十年衣不弛帶不飲乳許法謹甫三歲已有知時母病不飲乳慘慘有憂色或以珍餌誂悅之輒不食還以進母封股膳母章全益少孤為兄全啟所鞠母病全啟封股膳母而愈侍湯液未嘗離劉濰怦之次子怦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濰侍湯液未嘗離親絜湯劑王肅性至孝為徐州司馬母有疾弥年不廢帶親絜湯劑東光縣主紀王謹女東光縣主始八歲聞謹有疾不食父良之紿云已愈主察顏色未平終不肯御內外稱之十旬不解衣房玄齡父疾縣十旬不解衣心悸而痛裴敬彝補陳王府曲籖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令心悸而痛事叵測乃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束帶五旬竇抗侍父疾束帶五旬不弛嘗唾焦懷肅母病嘗其唾若味異輒悲號幾絕獺銜魚

張生巖父病藥須鯉魚冬月冰合有獺銜魚至前得以供父父遂愈達于神祇李華崔沔集序公之侍疾也孝逹于神祇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程袁師心痛知母病舊史孝友張志寬隋末喪父哀毀骨立為州里所稱賊帥聞其名不犯其閭後為里正詣縣稱母疾急求歸縣令問其故對曰母嘗有所苦志寬亦有所苦向患心痛知母有疾令怒曰妖妄之辭也繫之於獄馳驗其母竟如所言令異之慰喻遣去旌表門閭齧疽剺脛急親之病李甘楊牢有至行以書薦於尹曰且鄉人能齧疽剺脛急親之病皆一時決耳猶蒙表其閭脫其役上有大禮則差問以粟帛

違離六　覲省附

白陟彼岵兮瞻望父兮陟彼屺兮瞻望母兮父曰嗟予

子行役母曰嗟予季行役　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喜懼之年　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凡為人子所遊必有常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不使憂也扇枕之戀倚門之恩

並見上注晨昏之禮朝夕之膳眷戀庭闈心不遑安父母何嘗何食夫為

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覲省胡威問絹後漢胡威父質為荊州威自京

來省父辭歸父賜絹一匹跪曰大人又𠂻宏字夏甫父

清苦安得此縑父曰吾俸祿之餘　又賀為彭城相宏

往省謁變姓名徒行既至吏不敬父書訊吳顧愷字子

為通會阿母出驚乃自呼入　通每得父書

必埽几案致書於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　孔狄仁傑

後再拜若父有疾即臨書垂泣其聲哽咽

親在河陽仁傑登太行山反顧見白雲孤飛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望久之雲移乃得去

違離周歲因切歸心一品集賜何宏詔

手取連環持答我事不爾吾親屬吾思昨宵夢倚門手取連環持令日有書至問我歸何時韓愈送張道士

徒步號泣省父宇文融劾張說引術解禱出為魏州又貶汝州刺史子審與兄弟侍母京師及聞融再貶不告其家徒步號泣省父使者憐之以車共載達于嵐州

省親鴈門鄭從讜為河東節度使明年賊平詔克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覲鴈門願公徐行

來告來寧朝夕侍側韓文送鄭十校理序

孝感七

白曾子至孝三足烏棲其冠家語

姜詩江泉見孝門

孟宗泣

而冬笋出孟宗後母好笋令宗冬月求之宗入竹林慟哭笋為之出劉殷哭而霜堇開劉殷祖母冬月思生堇殷哭感堇生滿地王祥感而黄雀至見父母疾門又剖冰而雙鯉躍出王祥母欲得魚時天寒祥剖冰求之冰開忽有雙鯉躍出動天之德感神之誠天祚大孝物感精誠孝非外至思自中來蛇膽顔含字肌都養嫂失明含嘗藥視膳不冠不入嫂目疾須蚺蛇膽含計盡求不得有一童子以合受含含開視之乃蛇膽也童子出門化為青鳥而去嫂目遂差滅火後漢郅惲為長沙太守有孝子古初遭父喪未葬鄰婦失火火起初匍匐柩上號哭以身捍火火為之滅惲甄異舉之鶴叫晉吳隱之執喪過禮家貧無人助哭每至哭臨之時常有雙鶴鳴叫也七年粟劉殷至孝夢西籬下有粟掘之得十五鍾銘曰七年粟賜孝子劉殷又二

白鳩巢於庭

赤烏巢門 華陽國志吳順養母赤烏巢門

白兔游墓 後漢方儲字明幼喪父事母母終負土成墳白兔游其下

烏助成墳 蕭廣濟孝子傳文讓養母至孝母亡兄弟二人役力葬不用僮僕之力葬之日羣烏數千銜土壤助而成墳也 又 李陶母死陶墓側自治墓羣烏銜土助成墳

墳自成生松竹 孝子傳宗承父資喪舊塋負土作一夕而成墳上自高五尺松竹自生

火越燒 蔡順君仲母終未葬里有火發偪順舍順抱棺叫哭火遂越燒他舍

馴兔連理 蔡邕廬墓有白兔馴擾木生連理

感鳥獸 晉許孜季義親沒柴毀負土成墳不受鄉人之助有哀其苦助者晝不逆夜除之每一悲號鳥獸翔集列植松栢五六里一日鹿犯松栢栽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見鹿為猛獸所殺置所犯栢處孜悵惋不已作冢埋鹿猛獸即於孜前自撲而死孜嘆而埋之後樹木滋茂立宅墓側奉亡

如在鷹雉同棲鹿獸擾庭中失明後開見父母疾門又冰魚王延後母勑延求魚不得杖之流血延叩頭於冰而哭有一魚躍長五尺孝女沉江後漢叔先雄父墜湍水雄感念常有自沉之意家人防之百餘日稍懈因乘船於父墜處哭自投水其家夕夢雄曰却後日當共父同出至期候之果與父相扶持出投戕河伯梁苑荀林宗君儒乘水省舅陷河而死兄倫於水側投戕與河伯岸側水而開儒執戕浮出曹娥曹娥父為巫祝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娥年十四緣江號哭晝夜不絶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抱父屍而出孔旌大門閭李迥秀武后嘗遣內人候其母犬乳鄰猫中宗以為孝感旌大門閭白鵲馴擾狄仁傑始居母喪有白鵲馴擾之祥燕更巣共乳崔元暐居父喪盡禮節有燕更巣共乳甘露降樹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紫芝産坐側

白鳩白雀巢樹 張九齡遷中書侍郎以母喪解毁不勝哀有紫芝産坐側白鳩白雀巢于家樹

庭木連理 同上居父喪哀毁庭中木連理

芝生壞樹 趙憬進太子舍人母喪免有芝生壞封

牛徽 其父蔚避地于梁遇病徽與子扶藍輿歷閣路盗擊其首血流面持輿不息盗廹之徽拜曰人皆有父令親老而疾幸無駭驚盗感之乃止及前谷又進盗盗輙相語曰此孝子也共舉輿舍之家進帛褁創以鍾飲奉蔚留信宿去

王少元 父隋末死亂兵遺腹生少元甫十歲問父所在母以告即哀泣求屍時野中白骨覆壓或曰以子血漬而滲者父骸也少元鑱膺閱旬而獲遂以葬創甚彌年乃興

神許二字 鄭潛曜侍左右造次不去累三月不醴面主疾侵刺血為書請諸神丐以身代火書而神許二字獨不化

生祥下瑞 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鷄來哺其兒

韓愈董生行

忽有泉出 宋思禮事繼母徐孝會大旱井池涸母羸疾非泉不適口思禮憂懼且禱忽有泉出諸庭味甘寒日不乏汲縣人異之柳冕為刻石頌其感

芝草生所居堂 新説崔希喬以仁孝友悌憂哀毀過禮為鄭縣丞芝草生所居堂一宿而飽蓋盈尺州以聞遷監察御史

楊炎 父喪廬墓有紫芝白雀之祥詔表其閭炎三世以孝聞至門封六闕

許瀼謹 三歲母病不飲乳後親喪常廬于塋有甘露嘉禾芝草連理白兎之祥天寶中表異其閭本傳

神錫祕祉三秀靈泉 柳宗元孝門銘

毀傷八

白身為親後 孝乃行先 將使全歸 必思淑慎 曾子有疾 名門弟子曰啟予手

啟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言全而歸也

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遺體 敢不敬乎

全而歸之

不虧其體 樂正子春下堂傷足足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問之對曰吾聞之夫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君子頃 音跬 步之間不敢忘父母

乘險迴車 漢王陽為益州長史行至九折坂歎曰奉先人之遺體奈何數乘此險遂以疾去後王遵為益州刺史至坂問曰此非王陽迴車之坂乎吏曰然遂叱其御曰王陽為孝子王遵為忠臣

孝

淑慎其身

不敢毀傷 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不辱 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不辱其下能養

慎行其身

親之枝也 孔子曰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百金之子

立不倚衛漢書持遺劍張武父業戰死不獲屍武每節持劍於亡處祭酹而還哀絕第五倫舉孝廉後遭母喪過毀傷魂靈不反因哀慟絕命孔韓愈鄠人對鄠有以孝子為旌門者乃本其自於鄠人曰彼自剸股以奉母疾瘳鄠大夫常曰他邑有是人乎曰母疾則止於烹粉藥石以為是未聞毀傷支體以為養在教未聞有如此者苟不傷於義則聖賢當先衆而為之也是不幸因而致死則毀傷滅絕之罪有歸矣殘肌敗形柳宗元為壽州安豐孝門銘序安豐縣編氓李興父病自刃股肉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宿而死銘曰默禱隱冥引刃自嚮殘肌敗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創鉅痛仍號于空旻捧上濡漾頓首成墳隔膺腐肶剔股王懷貞母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懷貞刲股以進母病愈詔旌表其門委

卷之陋非有學術禮義之資能忘身以及其親出於誠

心亦足稱者列十七八焉孝友傳唐時陳藏器著本草拾遺謂人肉治

羸疾自是民間以父母疾多刲股肉而進同上

不孝九

白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以順則逆民無則焉凶德不在於善而皆在於凶德凶德謂悖德禮薄於孝以此坊民民猶有薄於孝而厚於慈大為之坊民猶有踰之匪人不子遺親敗因嚴之教曾莫敬親正懲

惡之刑豈容悖禮德非歸厚罪豈從輕既不念於採蘭安可逃乎寘棘棄

色難之訓曾是遺親當孝治之朝敢思悖德猶為不孝子曰居上而驕則亡

為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莫大於不孝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也三千件也非人孝者無親非人之孝者是有無親之心執以從宜爾雖有說謂之敦孝吾則不知其父攘羊而子證之語殺父傳曰楚欲誅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弃疾曰君三泣臣矣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子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遂誅子南既葬其徒曰行乎弃疾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臣王乎曰弃父事讎吾不忍也遂縊而死不孝之刑周禮以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糾孝糾察也周禮以鄉刑糾孝傷考書子不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母亡不歸史吳起與母別嚙臂而盟曰不為卿相不歸遂事曾子頃之其母死起終亡不歸曾子薄

之而與起絕傷父之心禮有無父之國則可逃刑當篤親之朝如何

獲有此孝子之疏節也言非至孝也子曰斷一樹殺一獸不以其時

非孝寡人嘗學斷斯獄矣子弒父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弒君

父之刑也子弒其父易莫慰母心詩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孔母殯不

展崔損母殯不葬亦不展殯官既遂母窮不自給宗室皐貶溫州長史攝州事時殿中

侍御史李鈞與其弟京兆法曹參軍鍔官既遂不肯還鄉母窮不自給皐行縣見之嘆曰入則孝出則悌有餘

力則學若二子可與事君乎哉舉劾之並錮死事後母不謹元璹父譯事後母不謹隋文帝嘗賜

孝經愧朂之至元璹亦不以孝聞士醜其行詒賜孝經罷歸田里于公異擢進士不能

事後母既仕不歸省及陸贄當政奏其狀詔賜孝經罷歸田里不諍於父蘇源明上疏子不諍於父不孝也不孝不忠為苟榮冒祿圄牢之物不若也坐不孝免祝欽明於五經該淹自見坐於不孝免無以渠袚鴟梟啄母腦母死子始蕃蝮蛇生子時坼裂腸與肝韓愈孟東野失子詩惡子不可說鴟梟蝮虵然上不能事父柳珪還右拾遺而給事中蕭倣鄭裔綽謂珪不能事父封還其詔仲郢訴其子冒處諫職為可謂不孝則誣請勑就養詔可不能養母李渤父鈞殿中侍御史以不能養母廢于世渤恥之不肯仕

天子孝十

白至德要道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德之本夫孝德之

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加於百姓刑於四海以德教盖天子之孝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君子謂在上也民德歸厚聖人則之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其所因者本也本謂孝也因親以教愛先王見教之可以化民也故因嚴以教敬因親以教愛先之以博愛而民莫遺其親孝理天下先王之以孝治天下也故得萬國之歡心是以天下和平災害不生禮曰至孝近乎王至悌近乎霸塞乎天地曾子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後世而無朝夕之期孟子曰舜其大孝矣五十而慕吾於大舜見之矣不以天下偷其親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

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
孔過慶善宮覽觀梗欷
高祖皇后竇氏太宗
後即位過慶善宮覽
觀梗欷顧侍臣曰朕生於此今母后永違育我之
德不可報因號慟左右皆流涕乃享后於正寢
高郢
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為主苟功濟于人天人同和
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
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既受帝祉施于
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祖考恭謹德
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
心助以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
莫大於承纘
穆宗皇后韋
氏崩武宗立
下詔朕因誕日展禮于太皇太后謂朕曰天子之孝莫
大於承纘今穆宗皇帝虛合享之位而宣懿太后實生
嗣君當以祔廟繇是
奉后合食穆宗室
安國家定社稷
崔日用因言太平
公主逆節有萌陛
下任以宮府討有罪臣子勢須謀與力今據天位一下
制書足矣帝曰畏驚太上皇奈何日用曰庶人之孝承

順顏色天子之孝惟安國家定社稷若令姦宄竊發以亡大業可謂孝乎請先安北軍而後捕逆黨於太上皇帝納之

固無所驚

每懷嗣徽蒸蒸而慕一品集上尊號又以敬養不逮于長樂昭配未

升于禄宫每懷嗣徽蒸蒸而慕所以奉薦饗新宫正月元日若慈訓對越兩儀因心制名永錫其孝

初見宗祖躬執百禮登降拜俯薦饗新宫視瞻大孝因

梁栢戚見容色淚落入俎韓愈元和聖德詩

心與天罔極蒸蒸之思惟舜具難至德要道無以加也然臣伏見以畢力追孝誠有所

益文粹髙郢諫造章敬寺

未聞崇建梵宫彫琢金玉之為孝同上

聖德孝思格于

天地湛恩霈澤濟乎生靈同上

諸侯孝十一

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制節儉費用謹度守禮法富貴不離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合其民人盖諸侯之孝也不敢侮於鰥寡治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而況於士民乎故得百姓之歡心以事其君

卿大夫士孝十二

曰非先王之灋服不敢服非先王之灋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无擇言身无擇行言滿天下无口過行滿天下无怨惡三者備矣然後能守其宗廟盖卿大夫之孝也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而況於妻子乎故得

人之歡心以事其親士孝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然後能守其祭祀而保其祿位蓋士之孝也以顯父母子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事君不忠朋友不信戰陣無勇非孝也

庶人孝十三

白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禮曰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書曰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孔承順顏色崔日用曰庶人

之孝承順顏色餘見天子孝門

孝門銘

孝友壽州安豐李興有至行柳宗元為作孝門銘謹按興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遵生與耒耨為業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烈

生養以孝

李華二孝贊靈武二孝曰侯知道程具羅目不覩朝廷之容耳不聞韶夏之聲足不登齊魯之境所見戎馬旃裘叅於夷狄而能生養以孝

青陽孝子

何澄粹親病日錮俗尚鬼病者不進藥澄粹刲股肉進親疾為瘳後親沒伏于墓哭踊无數以毀卒當時號青陽孝子

刻志從學

任敬臣五歲喪母哀毀至七歲問父英曰若何可以報母荅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刻志從學

詒吏敦駕

程袁師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癯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烏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行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遣之

匹夫單人

孝

一槩而亾盗不敢凌天子謂而旌之

事親禮十四

白内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縰束髮音史）冠緌纓左右佩用（用器也左佩紛帨刀礪小觿金燧右佩玦捍管遰大觿木燧遰刀鞞）以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抑按也搔摩也）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衣衾簟席枕几不傳（傳移也）杖屨祗敬之勿敢近父母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慎齋（齋敬也）升

降出入（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泣為不敬）寒不敢襲（襲重衣也）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衣裳垢（和灰請澣）五日燂湯請浴（燂濫也餳餂反）三日具沐其間面垢燂潘請靧　足垢燂湯請洗勿逆勿怠（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若飲食之雖不嗜必嘗而待（已不嗜者亦嘗而待命）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必服而待也）父母怒（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起更也）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受之（事統於尊）父母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至敬也）父黨無容　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敦牟

黍稷器危匜酒漿器孔事繼母尤謹劉審禮事繼母尤謹母食必侍立左右徹饌乃敢退五代張希崇冠帶入門溫清親饋江夢孫事繼母旦則冠帶入門溫清親饋欲饌退更常服力操耒耘暮而歸易衣侍膳畢然後就庠序江南野史侍左右如褐衣時蕭俛母葦賢明治家嚴俛雖宰相侍左右如褐衣時雖宰相退朝侍母膳與家人齒崔彥昭宦寢顯還家易衣侍左右猶布衣也趙隱

忠十五

白在三之義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無二之心事君有死無二又曰君命無二策名委質貳乃辟也辟罪也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傳危則致

身死而同國無私不二竭力推誠臣事君以忠臨患不忘國忠也圖國忘死貞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也社稷之臣柳莊死公曰非寡人之臣是社稷之臣也苟利國家何以事君傳士蔿失忠與敵何以事君為人臣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匪躬之節時危見臣節世亂識忠臣鮑昭詩難至而節見史忠臣累至而行明貞臣難至而節見為下克忠書悃款之誠忠一之意見楚詞憂國忘家選以公滅私進思君子之事上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名以忠聞節因危見儒有忠信以為甲冑又以為寶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事君不忠非孝也為臣不全禮事君之小心禮圖國

之大節忠節之爲荀息竭股肱荀息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不濟則以死繼之子文毀家以紓楚國之難林父進思荀林父事見上子囊城郢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進思君子謂子囊將死不忘衛社稷可謂不忠乎公家之利知無不爲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謂幼君文子死國難衛國有難公叔文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鬻拳納刑愛君彊諫楚子而自刖君子曰可謂愛君矣諫而自納於刑刑猶不忘納君於善鮑永哭墓後漢鮑君長使過更始墓下車哭盡哀帝問公卿曰何如張堪曰忠者禮義之宗忠不忘君行之高者上悅王常心如金石後漢光武詔王常曰輔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拜爲漢忠將軍孔達利衛請說以死左傳孔達伐陳晉討之達曰荀利社稷請以我說遂自縊

而死安于寧趙將焉用生傳智伯請趙氏殺董安于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氏定將焉用生吾死莫矣乃縊而死嵇紹端冕晉蘇峻亂百寮奔散唯嵇紹端冕以身衛帝兵及御輦血濺御衣而死申蒯斷辟崔杼弒莊公申蒯斷辟與之門者入哭奪劍以呼天而死弘演內肝呂氏春秋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唯捨其肝弘演使還哭畢自取出肝內懿公之肝仇牧碎首公羊宋萬弒閔公仇牧聞之趨而手劍叱之萬批牧碎首齒著于闔牧可謂不畏彊禦胡綱懸衣冠後漢胡綱有志節王莽亂綱解衣冠懸府門而去龔勝推印綬後漢王莽篡遣使奉璽書印綬迎勝勝推而不受曰吾受漢家大恩豈忍事二姓也地下復見故主哉不食而死山甫補過袞職有闕唯仲山甫補之能補過者也季文子無私積傳季文子卒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

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知文子之忠於公室相三君矣無私積

史鰌屍諫 史記史魚將死不令殯於寢曰吾生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死以自貽衛君來吊問之其子以告立進遽伯玉而退彌子瑕

上思利人忠也 傳

爲下克忠 書

丑父與君易位 晉韓厥逐齊侯既及逢丑父與君易位使公下如華泉注丑父代公居位故公得下車而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曰代其君任患者戮之不祥舍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紀信乘車以王誑楚 項羽圍漢王於城皋紀信曰事急矣臣請乘車乃以王誑詐降漢王遂從城西門出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已去矣遂燒殺紀信

王蠋縊樹 史燕入齊聞王蠋在畫令軍中環畫三十里無入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將封子萬家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事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耕今國已無義自固遂

繫頭於樹奮絕而死齊士大夫曰王蠋布衣義不北面於燕況食祿者乎相率以從王于莒城也卜式佐軍呂嘉反卜式上書曰主愧臣死皆當畫節其駑下者宜出財以佐軍黃權歸蜀無路蜀黃權軍敗降魏魏文帝謂曰卿去無路歸義欲效曲逆乎對曰臣降吳不可歸蜀無路故降耳蜀先主凶問至羣臣咸賀唯權獨否耿弇不以賊遺君父傳誠志士之成仁豈匹夫之為諒已死已亡豈同親昵之義晏子曰國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其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親昵誰敢任之言親昵則當死私難主在與在誠為社稷之臣臣克艱厥臣書處不避污出不逃難傳殺身以成仁代君任患若臨患無苟豈處死為難不得中行誠古人之重死將期

激節豈志士之求生君臣士臣國語中行穆子圍鼓以鼓子宛支來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寮勿從宿沙釐以其孥行從鼓子曰我君是事非常士也名曰君臣豈曰士臣穆子曰鼓有君矣曰臣委質於翟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能執干戈以衛社稷禮社稷臣漢文帝目送絳侯曰社稷臣也袁盎曰功臣非社稷臣也社稷臣者主在與在主亡與亡諸呂用事絳侯身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適會功成故曰功臣又上問汲黯何如嚴助曰居職無瘉人使輔少主守城郭賁育不如上曰古有社稷臣如黯近之柱石昌邑王淫亂霍光憂懣田延年白伊尹廢太甲安社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為國柱石善能行之亦漢之伊尹臨難致命傳楚圍宋晉使解楊如宋曰晉師悉起將至矣使無降楚楚子囚之使反其言許之登車而呼宋人遂致其君之命楚子將殺之乃赦之又吳楚反圍齊齊使路中大

夫告急於天子天子復令齊王堅守二國合圍無從而
入二國與盟矣若反言漢已破齊促降許之既至城下
望見齊王曰漢興發百萬
軍使太尉救齊大夫乃誅

忠不忘君孔被害西向大呼

姜寶誼與裴寂拒宋金剛戰汾州為所禽帝聞為泣下
曰彼烈士必不下賊死矣賜其家物十段米三百斛果
謀還被害且死西向大呼曰臣無狀負陛
下賊平詔迎其柩贈左衛大將軍謚曰剛

死報

屈突通
援長安至潼關阻劉文靜兵不得進通勢蹙或說之降曰吾蒙
國厚恩事二主安可逃難獨有死報爾每日摩其頸曰
要當為國家
受人一刀

皇甫無逸

煬帝幸江都詔居守洛陽及王
世充篡棄母妻斬關中歸追騎
及無逸顧曰吾有死終不能同爾為逆解金帶
投之地曰以與爾無相困騎爭下取由是獲免

不逆節以生

李襲志仕隋始安郡丞或說曰公臨郡久士大夫
悅向蠻夷畏服雖曰隋臣實君長也今四海分裂

自王者非一姓宜遂據嶺表取百粤豈遽不若尉佗乎龔志曰吾世隋臣今江都雖淪宗社尚有奉諸君當相與戮力刷讐耻豈怙亂圖不義哉吾寧蹈忠死不逆節以生尉佗不足為吾法也

不顧身

張士貴破反獠還太宗聞其冒矢石先登勞之曰嘗聞以忠報國者不顧身於公見之

忠於所事

杜讓能帝狩梁天子間關嶮澁讓能未嘗暫去側帝勞曰朕失道再遑宗廟方艱難時卿不少捨朕蓋古所謂忠於所事邪

忠款

魏徵十漸令外官奏事顏色不接間因所短詰其細過雖有忠款而不得申

忠槩所激

戴冑帝嘗謂左右曰冑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撫切無不聞惟其忠槩所激耳

挺挺抗忠

蕭復初淮南陳少游左附李希烈而張鎰判官韋皐殺邠隴叛卒不應楚琳復還執政建言陛下反正功臣已貴矣唯甄善伏惡為未明少游位將相首臣賊皐名淺官下獨挺挺抗忠如以皐代少游則天下瞭然知逆順之理

帝許之

見過不諫非忠

蘇安恒武后末年投匭上書諫曰臣聞見過不諫非忠畏死不言非勇陛下以臣為忠則擇是而用以為不忠則斬臣頭以令天下書聞不報

秉心忠一

朱敬則同平章事張易之誣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

引咎於己

劉禕之房先敏坐累貶衛州司馬訴于相府內史騫味道謂曰太后旨禕之曰乃上從有司所奏云后聞加禕之太中大夫賜物百段后因曰君為元首臣為股肱以手足疾移於腹背尚為一體乎禕之引咎於己忠臣也

割左耳誓不屈

契苾何力衆執之至毗伽牙下何力箕踞拔佩刀東向呼曰有唐烈士受辱賊廷耶天地日月臨鑒吾志即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而止

挾印赴行在

裴諝代宗幸陝徒步挾考功南曹印赴行在帝曰疾風知勁草果可信

李絳

自知言切

且斥去帝動容曰卿告朕以人所難言者疾風知勁草卿當之矣

顔真卿 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既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

帝思其忠為泣下 張九齡曰祿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絶後害帝後在蜀思其忠為泣下

陸贄裴度 天復初帝家語韓偓曰陸贄裴度孰忠於我偓曰度等皆宰相安有他腸

辛京果 朱泚盜京師以老病不能從西嚮慟而卒

業已效忠不復助惡 張孝忠為定滄觀察使朱縚遣蔡雄説之答曰吾既為唐臣而天性樸强業已效忠不復助惡矣

張茂和 裴度討蔡茂和數以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曰予以其家忠且孝為卿遠斥

以忠力奮 馬璘遭時屯棘以忠力奮

慼慨王室 王鉷以太子太保平章事是時

誅討大計悉屬駢駢內宰多難數偃蹇而外逗撓釋感
慨王室每入對必噫嗚流涕固請行時中和二年也乃
以檢校司徒中書令為義
成節度使諸道行營都統

張巡贊

惟宋三葉章聖皇帝
東巡過其廟留駕裴
回咨巡等雄挺盡節異代著金石刻贊明厥
忠與夷齊餓踣西山孔子稱仁何以異云

黃碣諫昌

閩人也董昌為威勝軍節度使表碣自副及昌反諫曰
大王拔田畝席貢輸之勤位將相非有勳業可紀今不
能盡忠王朝乃自尊大一日誅滅無
種矣昌怒曰碣不順我邪斥出之

奮身死節以動義旅

李華宗子翰傳張巡功狀表上之曰且祿山背德大
臣將相比肩從賊巡官朝不坐宴不與無一伍之士一
節之權徒奮身死節
以動義旅不謂忠乎

眷眷本朝

甄逢常以父名不得在
國史而逢與元稹善稹
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
亂者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弃

晃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蓋百一焉

虞世南五絕 帝每稱其五絕二曰忠直

外揚君之美 內正君之惡 鄭惟忠天授中以制舉召見廷中武后問舉者何所似為忠對皆不合旨惟忠曰外揚君之美內正君之惡后曰善

忠貫日月 郭子儀贊天寶末盜發幽陵外阻內訌子儀自朔方提孤軍轉戰逐北誼不還顧當是時天子西走唐祚若贅斿而能輔太子再造王室及大難畧平遭讒甚詭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引道無纖介自嫌及被圍涇陽單騎見虜壓以至誠猜忍沮謀雖唐命方永亦由忠貫日月神明扶持者哉

崔圓 玄宗西出遷劒南節度副大使帝次河池圓疏具陳蜀土腴穀羨儲供易辦帝省書泣下曰世亂識忠臣即日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兼劒南節度使

誼不辭難 孔緯帝避朱玫

次陳倉詔拜緋御史大夫令趣百官至行在緋召御史曰吾等身被恩誼不辭難令詔羣臣皆不至夫與人布衣游猶緩急相卹況於君乎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冠綖丐衣食請辦一日費而行緋曰吾妻疾旦暮盡丈夫豈以家事後國事乎 公

忠烈羌然

杜黄裳賛昔子貢孔堂高弟而貨殖韓安國漢名宰而資貪黄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羌然則不可掩

閻道衛乘輿

王處存遷義武節度使黄巢陷京師處存號哭不俟詔分麾下兵二千間道至山南衛乘輿

每痛國難未叓語輒流涕

中和二年授京城東面都統每痛國難未叓語輒流涕

常達

拜隴州刺史時薛舉方彊達敗其子仁杲斬首千級舉遣將仵士政紿降伺隙刼之并其衆二千歸賊舉指其妻謂達曰識皇后乎荅曰彼瘦老嫗何所道舉奴張貴又曰亦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怒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懾亦拔刀逐之趙

弘安為𢾓捍乃免仁果平帝見勞曰卿忠節正可求之古人

馮立 敬君弘傳立已欵貸歸語人曰上赦吾罪吾當以死報未幾突厥犯便橋立引數百騎與虜薄敗之咸陽帝喜授廣州都督

呂子臧 見攻守門

終不屈賊 王行敏與劉黑闥戰歷亭敗之既而釋界不設備為黑闥所掩縛致麾下終不屈賊遂斬之且死西向跪曰臣之忠惟陛下知之帝聞而悼惜之

李公逸 與族弟善行居雍丘始附王世充篡其必敗乃獻款高祖因其地置杞州即拜總管封陽夏郡公以善行為刺史世充遣其弟將徐亳兵攻之公逸請援未報因使善行守身入朝言狀至襄城為賊邏送洛陽世充曰君越鄭臣唐何哉答曰我於天下唯聞有唐賊怒斬之善行亦死帝悼惜之封其子

請剖心明皇嗣不反 安金藏有誣皇嗣異謀者武后詔來俊臣問狀左右畏慘楚欲引服金藏大呼曰公不信我言請剖心明皇嗣不反也引佩刀自剚腸中

腸出被地眩而仆后聞大驚輿致禁中命高醫內腸褫桑楮紩之閱夕而蘇后臨視嘆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即詔傳獄睿宗乃安當是時朝廷士大夫翕然稱其誼自以為弗及也

追入比干廟自到

王同皎神龍後武三思烝濁王室同皎惡之與張仲之祖延慶周憬李悛冉祖雍謀須武后靈駕發伏弩射殺三思三思追後上急變且言同皎欲擁兵闕下廢皇后帝殊不曉大怒斬同皎於都亭驛籍其家同皎且死神色自如仲之延慶皆死憬遁入比干廟自到將死謂人曰比干古忠臣神而聰明其知我乎後三思亂朝廷害忠良滅亡不久可竿吾頭國門見其敗也

褒忠所以勸臣節也

李源穆宗下詔曰褒忠所以勸臣節也

宿中書十四昔

郭元振玄宗誅太平公主也睿宗御承天門諸宰相走伏外省獨元振總兵扈帝事定宿中書十四昔乃休

引刀刺心

田布度軍且亂歎曰功無成矣

即為書謝帝曰臣覩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顧速救元冀毋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訖乃入至几筵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

屢陳討賊謀王重榮子珂帝為劉李述所廢珂憤見言色屢陳討賊謀既反正首獻方物帝甚倚之

劉贊策令忠賢無腹心之寄

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梁臣敬翔與李振俱為太祖所信任莊宗入汴詔赦梁羣臣李振喜謂翔曰有詔洗滌將朝新君邀翔欲俱入見翔夜上高頭車坊旦左右報曰崇政李公入朝矣翔嘆曰李振謬為丈夫矣復何面目入梁建國門乎乃自經而卒

欲操術以致忠兮衆呼然而互赫柳文懲咎賦

石演芬李懷光召石演罵曰爾為我子奈何欲破吾家今日負我宜即死對曰天子以公為股肱公以我為腹心公乃負天子我何不負公且我胡人無異心惟知事一人不呼我為賊死固吾分懷

光使士臠食之皆曰烈士發明其忠吉項中宗之立項
也可令快死以刀斷其頸實倡之會得罪無
知者睿宗初有發明其忠元結參
乃下詔贈御史大夫本傳孝而仁者可與言忠來項府
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結說項曰孝而仁者可與言忠
渠有責其忠信義勇而不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宜給
以衣食則義有示不忘朝廷張播間道走淮南依楊行
所存矣項納之密行密得承制除拜播請
每除吏必紫極宮元宗像前致人臣同國患為忠常樂
制誥于楼乃出之示不忘朝廷公主
下嫁趙瓌瓌從壽州越王貞將舉兵遺瓌書假道瓌將
應之主進使者曰為我謝王諸王國懿親宗社所託不
捨生取義尚何須邪人臣進忠若趨利楊虞卿曰陛下
同國患為忠不同為逆求治於宰相宰
相求治於臣等進忠不懷二心張憲莊宗遇弒明宗入
若趨利論政若訴冤京師太原猶未知而永

王存霸奔于太原左右告憲曰今魏兵南嚮主上存亡未可知存霸之來無詔書而所乘馬斷其鞦豈非戰敗者乎宜拘之以俟命憲曰吾本書生無尺寸之功而人主遇我甚厚豈有懷二心以幸變第可與之俱死爾從事張昭遠教憲奉表明宗以勸之憲涕泣拒之五代史

朝事梁暮事晉 五代王彦章莊宗愛其驍勇欲全活之使人慰諭彦章彦章謝曰臣於陛下血戰十餘年今兵敗力窮不死何待且臣受梁恩非死不能報豈有朝事梁而暮事晉生何面目見天下之人乎

以死報國 孫晟事李昇晟臨死世宗猶遣近臣問之晟終不對神色怡然正其衣冠南望而拜曰臣惟以死報國爾乃就刑同上

以忠則九折之塗可叱 蕭昕送桂州刺史

白孔六帖卷二十五

白孔六帖卷二十六

唐 白居易 原本
宋 孔傳 續撰

忠義一

白不以財貨汙人 後漢朱暉為郡吏太守阮況欲市暉牛不與曰恐以財貨汙君況卒厚賵非有愛也

請代長吏死 劉平為彭城吏龐萌反攻郡刺史孫萌平冒刃伏萌上請以身代賊劍刃止萌中瘡氣絶蘇求飲平以己瘡血飲之

袁渙感劉備 劉備死羣臣皆賀袁渙不賀袁渙以嘗為劉備舉吏

冒瀝辭故主 愍懷太子廢有司不許宮臣送江統冒禁至伊水拜辭

夙沙釐隨 見工門

欒布哭彭越 布為梁大夫使齊漢梟越首布還奏事越頭下祠而哭之

代太守罪 後漢周嘉高祖父名燕宣帝時為獄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死家詣闕詒覆考燕曰願著燕名但言時病拷掠辭無撓當下蠶室不食而死

七賢 袁祕為郡門下議生從太守趙謙擊黃巾軍敗與功曹封觀等七人以身捍刃皆死謙得

免詔復其門號七賢

負太守逃 劉茂為門下掾赤眉攻郡殺長吏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穴中得免晝隱夜求食百餘日賊去乃歸府

叱辱官長者 晉王育字伯春太守桓宣命為主簿宣左遷萬年令杜令王攸詣宣宣不迎攸曰卿為二千石吾所敬也今吾儕耳何不見迎欲以小雀遇我使畏死鵝乎育執刀叱攸曰主辱臣死小縣令敢輕辱吾君將刺之宣跣下抱育乃止由是知名

歸故主 曹公擒關侯禮之甚厚而顧其無久留意張遼以情問之侯曰極知曹公待我厚禮然受劉公恩誓以共死不可背要當立効報曹公而後歸及侯獲顏良曹公知其必去重加賞侯封所賜拜書告辭而去奔先主曹公不令追之

官長引為證 後漢吳詠嘗為馬賢所辟又為太尉龐參掾賢參相誣罪應死各引詠為証詠計理無兩直自刎而死二人慙和解涼州刺史張範祭其墓旌其子

舉幡募救罪 鮑宣字子都坐拒閉使者大不敬下獄當死弟子王咸舉幡募

救宣者會此諸生會者千餘人遮逆相車叉守闕遂得減死一等

行賂免長吏罪

太守尹端以朱俊公偉為主簿端坐死罪俊行賂得減端不知俊亦不言

行賂減罪

史弼字公謙坐罪舊舉孝廉魏郡責郡邸行賂得減死

變姓名

鄧融請廉范為功曹融下獄范變姓名卒為獄吏管護之及出獄又收養融

孔來事可為

馬周疏臣不幸早失父母犬馬之養已無所施顧來事可為者惟忠義而已

忠正義烈天下所推

朱敬則睿宗嗣位嘗曰神龍以來忠於本朝者李多祚王同皎韋月將燕欽融並褒復矣尚有遺者耶劉幽求曰朱敬則忠正義烈天下所推往為宗楚客冉祖雍等所誣譖守刺史長安中嘗語臣曰相王必受命當悉心事之及韋氏干紀臣遂見危赴難雖天誘其衷亦敬則啟之於是追贈

名與岱崧等

武元衡贊賢者於忠義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崧等矣

其言

忠義下皆畏悅張建封治徐十年其言忠義感激故下皆畏悅**忠義奮發**令狐彰李吉甫奏彰將死籍上土地兵甲遣諸子還第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熏灼數代唯彰忠義奮發而長子無辜皆竄死今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天下以忠義多田氏**田宏正從成德其子布為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洪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下以忠義多田氏**忠義為當世所高**田布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為當世所高**我世唐臣守忠義**顏杲卿至洛陽祿山怒曰吾擢爾太守何負而反杲卿嗔目罵曰汝營州牧羊羯奴耳竊荷恩寵天子負汝何事而乃反乎我世唐臣守忠義恨不斬汝以謝上乃從爾反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噉之詈不絕賊鈎斷其舌曰復能詈否杲卿含胡而絕矣**張巡**令狐潮素善巡至城下情語巡曰本朝危蹙兵不能出關天下事去矣足

下以羸兵守危堞忠無所立盡相從以苟富貴乎巡曰古者父死於君義不報子乃銜妻孥怨假力于賊以相圖吾見君頭干通衢為百世笑奈何潮赧然去

不可為不義屈

城陷與遠俱執子奇謂巡曰開公督戰大呼輒眥裂血面嚼齒皆碎何至是曰吾欲氣吞逆賊顧力屈爾子奇怒以刀抉其口齒存者三四罵曰我為君父死爾附賊乃犬豕也安得久乎奇服其節將釋之或曰彼守義者烏肯為我用且得衆心不可留乃以刃脅降巡不屈又降霽雲未應巡呼曰南八男兒死爾不可為不義屈霽雲笑曰欲將有為也公知我者敢不死亦不肯降乃與姚闇雷萬春等三十六人遇害

程千里

事見守門攻

龐堅

賊縛致東京將磔解之有說祿山曰義士也彼為其主殺之不祥乃縛於樹比且死見者哭之

臨刑色不變

符令奇田承嗣引令奇為右職田悅拒命馬燧敗之子璘乃以衆降燧璘之出與三子同降悅怒引令奇

切讓令奇罵曰爾忘義背主旦夕死吾教子以順殺身庸何悔鈞死愈爾遠矣悦怒奮而起令奇臨刑色不變

孫揆 昭宗討李克用以揆為兵馬招討制置副使克用伏兵刀黄嶺執揆厚禮而將用之曰公輩當從容廟堂何為自履行陣也揆大罵不詘克用怒使以鋸解之鋸齒不行揆謂曰死狗奴解人當束之以板汝輩安知行刑者如其所言詈不輟至死

以忠義相提衡 鄭從讜時鄭畋以宰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二鄭云

大閑 忠義傳序夷齊排周存商商不害亡而周以興兩人至餓死不肯屈卒之武王蒙慙德而夷齊為得仁仲尼變色言之不敢少損焉故忠義者真天下之大閑歟姦鈇逆咢搏人而肆其毒然殺一義士則四方解情故亂臣賊子赧然疑沮而不得逞何哉欲所以為彼者而為我也義在與在義亡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礪生民而窒不軌也

李玄通 拜定州總管為黑闥

所破愛其才欲以爲將玄通曰吾當守節以報烏能降爾賊邪不聽因之故吏有餉飲饋者玄通曰諸君見哀吾能一醉遂縱飲謂守者曰吾能劍舞可借刀守士與之曲終仰天太息曰大丈夫撫方面不能保所守尚何視息邪乃潰腹死帝爲流涕

盧奕

安祿山陷東都奕自朝服坐臺被執將殺之即數祿山罪徐顧賊徒曰爲人臣者當識逆順我不蹈失節死何恨觀者恐懼奕臨刑西向再拜而辭罵賊不空口逆黨爲變色

李紳

李錡辟掌書記會使者召錡稱疾即脅使者爲衆奏天子幸得留錡名紳作疏坐錡前紳陽怖衆至不能爲字下筆輒塗去盡數紙錡怒罵曰何敢爾不憚死邪對曰生未嘗見金革今得死爲幸即注以刃令易紙復然或言許縱能軍中書紳不足用召縱至操書如所欲即因紳獄中錡誅乃免或欲以聞謝曰本激於義非市名也

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

吳溆朱泚反願至賊中諭天子至意帝大悅溆退謂乃止

人曰吾知死無益而决見賊者人臣食禄死其難所也方危時安得自計且不使陛下恨下無犯難者即日齋詣見泚具道帝待以不疑者而泚業僭逆故留激客省不遣卒被害

竊伏里中 蔣沇德宗出奉天沇奔行在為賊所拘欲誘署偽職沇絶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不復見京師平乃出本傳

顧忠義可為者聞而默則不安 裴潾傳張皐上疏臣蓬蔵之生非以邀寵顧忠義可為者聞而默則不安

郤唐兵升殿 姚思廉遷代王侍讀高祖定京師府僚皆奔亡獨思廉侍王兵將升殿思廉厲聲曰唐公起義本安王室若等不宜無禮於王衆眙却布列階下帝義之聽扶王至順王閣泣辭去觀者歎曰仁人有勇謂此人乎

忠義蓋天性 王彦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豹死留名其於忠義蓋天性五代史

能為國家死 姚洪自董璋為梁將時洪嘗事璋後事唐為指揮使長興中遣洪將千人

戍閬州董璋反遣人以書招洪洪得璋書輒投廁中後璋兵攻破閬州執洪璋曰爾為健兒我遇汝厚奈何負我邪洪罵曰老賊爾昔為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不已今天子用爾為節度使何可反邪吾能為國家死不能從人奴以生璋怒然鑊於前令壯士十人刲其肉而食洪至死大罵明宗聞之泣下錄其二子而厚卹其家　五代史

不忍背唐

張敬達契丹兵圍敬達楊光遠勸敬達降晉敬達自以不忍背唐而救兵且至光遠促之不已敬達曰諸公何相迫邪何不殺我降光遠即斬敬達降契丹耶律德光聞敬達死哀其忠遣人收葬之

罵寇城上

沈斌晉開運元年為祁州刺史契丹犯塞至于榆林過祁州斌以州兵邀之契丹以精騎剗門斌兵多死城中無備寇將趙延壽留兵急攻之延壽招斌降斌從城上罵延壽曰公父子悞計陷于腥羶忍以犬羊之衆殘賊父母之邦斌能為國死不能効公所為也已而城陷斌自盡其家屬

皆没于敵竝五代史爭淬伏䥫之刃各懷報國之心爭淬伏䥫之刃破朱泚露布于公興羽

義翼忠若鸞若鴻呂温房元齡贊身得輕用者忠與義有生所甚重者

身也得輕用者忠與義也身可殺名不可死志也孝友序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而

為之故次序夏侯端以來凡三十三人于左方同上忠義感人李晟無積貲輸粮提孤軍抗羣賊身

佩安危而氣不少衰徒以忠義感人故豪傑樂為之死耳本贊秉義挺忠举然不可奪同上紀

信秉黃屋以誑楚赴丹焰而存漢數千年間一人而已贊皇公三良論忠

義之心豈膏肓之所羈絆柳宗元賦自古忠臣義士之難得

五代之亂三人者或出于軍卒或出于偽國之臣可勝數哉忠義之徒泣血固守郭暑

傳德宗詔曰四鎮二廷統西夏五十七蕃十姓部落國朝以來相與率職自關隴失守王命阻絕忠義之徒泣血固守奉遵朝法此皆侯伯守將來修共治之効朕甚嘉之

何亡忠誼至是

郭子儀吐蕃等掠涇邠子儀屯涇陽軍纔萬人比到寇騎圍已合子儀以數十騎出免冑見其大酋曰諸君同艱難久矣何忽亡忠義而至是耶

李景稱臣願割地輸貢賦

以效誠款而仁贍獨堅守不可下世宗使景所遣使孫晟等至城下招諭之仁贍子崇諫幸其父病謀與諸將出降仁贍立命斬之監軍使周廷構哭于中門救之不得於是士卒皆感泣願以死守壽州故治壽春世以其難尅遂徙城下蔡而復其軍曰忠正軍曰吾以旌仁贍之節也五代史

白以孝事君則忠移孝為忠 王遵忠臣見孝部 君親在難魏夏侯肯年十三漢中之敗左右提之以走肯曰君親在難焉所走死奮劍以沒 王經辭母魏王經為尚書高貴鄉公欲討司馬文王王沈王經皆預謀謀訖沈走告文王經獨不行被收泣辭母母顏色不變曰為子則孝為臣則忠人誰不死死得所何恨之也 方寸亂矣蜀徐庶從先主曹公獲其母庶辭先主而指之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霸業以方寸之地今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于事遂詣曹公 忠孝萃於一門晉卞壼為蘇峻若戰死二子眄盱見父沒同赴賊見害母撫二子屍曰父為忠臣汝為孝子何恨徵士翟陽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萃于一門 違孝徇忠晉溫嶠字太真欲將命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後母亡阻亂不獲歸葬 不以母辭周處為中丞朝廷惡其彊直及使隷夏侯駿西

征孫秀知其將死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辭處曰忠孝不兩全既辭親事君父母安得而子乎今日我死日也

代父死罪 史石奮相楚行縣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父而自悔曰以父立政不孝廢法縱罪非忠也遂自刎以死

隨母亡 畢諶為兗州别駕張邈劫其母弟妻子太祖謝遣之曰卿老母在彼當去諶頓首無二心既出遂亡呂布破張邈生得諶諶懼太祖曰孝于親豈不忠于君君子不罪之用為魯相

孔

立身成名 王珪拜禮部尚書兼魏王師王問珪何以為忠孝珪曰陛下王之君事思盡忠陛下王之父事思盡孝可以立身可以成名

奉上忠事親孝 李勣卒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

韓琬 舉茂才名動里中刺史行鄉飲餞之主人揚觶曰孝于家忠于國今始充賦請行無筭爵儒林榮之

諄諄必忠孝 承乾好慢游然懼帝祕其迹臨朝言諄諄必忠孝

無敢舉者

大中閒丞郎宴席蔣伸在坐忽酌一杯言曰坐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及名重於時者飲此爵衆皆肅然無敢舉者獨李公景讓起引此爵蔣曰此宜然南部新書

不兩立 于志寧母喪免有詔起復本官固請終喪帝遣岑文本郭譬曰忠孝不兩立今太子須人教約卿彊起為我卒輔導之志寧乃就職

觀書所志 **惟忠孝大略** 桓彥範觀書所志惟忠孝大畧誅二張也張柬之勒兵景運門將遂夷諸武桓將起事告其母母曰忠孝不竝立義先國家可也

教子弟 濮陽吳君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柳宗元序

不孝不忠 為苟祿冒祿圈牢之物不若也帝嘉其切直蘇源明諫親征

忠孝吾子 梁臣牛存節病名歸京師將卒語其子知業曰忠孝吾子也不及其他

忠孝臣子之大節 唐家人傳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為主而世之言曰為忠孝者不兩全夫豈然哉君父人倫之大本忠孝臣子之

大節豈其不相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與義而已矣蓋以其私則兩害以其義則兩得其父以兵攻其君為其子者從父乎從君乎曰**能事其親以孝然後能事其**身從其君志從其義可也**君以忠**若烏震者可謂大不孝矣尚何有於忠哉本傳**思履其迹**馬周臣每讀前史見賢者忠孝未嘗不廢卷長想思履其迹

褒忠以勸臣節旌孝以激人倫李源傳父死賊手常悲憤不仕李德裕薦曰天寶時士罕伏節逆羯始興委符組棄城郭者不為恥而憕約義同列守位自如抵刃就終臣節之光由憕始而源天與至孝絕心仕祿五十餘年常守沉黙埋契深要一亂關析百慮洗然抱此精節棄於清世臣竊為陛下惜之穆宗下詔曰昔盜起幽陵振蕩河洛贈太尉憕處難居首正色就死兩河聞風再固危壁殊節卓馬源有曽參之行巢父之操泊然無營汔此高年夫褒忠所以勸臣節也旌孝所

以激人倫也其以源為諫議大夫源謝辭吐哀懇無所受

學者學為忠與孝 陽城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

忠孝之門 舊史劉禕之拜中書舍人轉相王府司馬高宗謂曰相王朕之愛子以卿忠孝之門藉卿師範所冀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耳

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 韓愈上李尚書書愈也少從事于文學見有忠于君孝于親者雖在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況親逢閣下得不候于左右以求効其懇懇

馮伉 授醴泉令著喻蒙書十四篇教以忠孝鄉鄉授之使轉相教督本傳

不忠 三

白臣一主二姧以事君**棄君**於惡**私政贊私**劉因**毀信**廢忠**移事**

智伯豫讓交私諸侯漢法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逢迎也謂先意導之為惡居下訕上要君者無工利祿三違不出境則利祿也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言不忠信語賊人之主事君不忠非孝也禮貳心懷貳孔為臣不忠王鉷弟銲鉷與銲召術士語不軌術士驚引去鉷捕殺之以絕口銲與邢縡善鉷亦交縡與銲謀引右龍武軍萬騎燒都門誅執政作難先二日事覺帝名鉷付告牒鉷意銲與縡連故緩其事但督兩縣尉捕賊會高力士以飛龍小兒甲騎四百至斬縡盡禽其黨國忠奏鉷與謀帝不信林甫亦為鉷言故帝原銲不問然欲鉷請銲罪使國忠諷之鉷良久曰弟為先人所愛義不欲捨而謀存帝聞頗怒而陳希烈固爭當以大逆鉷未知方上表自解有詔希烈訊鉷矣有司不肯通奏鉷見

林甫林甫曰事後矣俄而銲至國忠問曰大夫與否未及應侍御史裴冕叱銲曰工以大夫故官君五品君為臣不忠為弟不誼大夫豈與反事乎國忠愕然曰與固不可隱不與不可妄銲乃曰兄不與獄具詔銲杖死鉷賜死本傳

不諍於君 蘇源明言臣不諍于君不忠也

墜君命挫國威 白居易李陵論墜君命挫國威不可言忠

亦何生為 李觀晁錯論忠所以補君忠有不遂是臣不臣亦何生為文粹

以不忠為忠 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為忠本贊

不忠不孝者斬之 閻王延義更名曦自昶世俗彊難制昶相王倓每抑折之曦亦憚倓不敢有所發靳羅遣使聘閩以寶劍昶舉以示倓曰此将何為倓曰不忠不孝者斬之曦居旁色變五代史

近者楊弁 首為猖狂扇惑亂卒今則身膏齊斧紫及妻孥生為不忠之臣死為負義之鬼李贊皇一品集賜石雄及三軍勑

古無其比

劉稹乳臭騃童未有所識皆是郭誼王恊秉其昏弱矯託軍情妄猷表章欲求襲劉稹念其一門受戮便欲自取寵榮不義古無其比朕以誘陷劉稹皆是此賊責上圖全義難容捨賜潞州軍人勑書同上

義四

白詩書義之府也義者利之本也君能制命為義義以生利者義之和也義以建利義以成命見義不為無勇也義之與比禮以行義尊卑有禮得其宜也見義不為是為人子聞而能徙何以憂為將息爭端得知義所名以義聞不為義疾疾病也見義則不為病稱以好權爾雖有說謂之曰義吾則不知義以為質以義制事子曰義者天下之義斷也

以為工（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大道廢有仁義（老子）名以義聞（節因事見）失義而後禮（老子）上義為之而有以為（老子）土地（儒有立義以為土地）行而服人張乃國維（管子曰國有四維其二曰義）節不可奪（道不可屈）文侯軾廬於干木（段干木富於義故千乘為之軾廬諸侯為之止戈）馮諼折券於辞人（為孟嘗君市義）晉文公出定襄王（子犯曰人未知義未安其居文公于是出定襄王以示事君之禮也）石碏滅親（大義滅親謂殺子厚）共叔多行（共叔喻驕祭仲請討之莊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敢子姑待之）喻於義（君子）聞義不能從（是吾憂也）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思義（君子行則思義）門內恩掩（門內之理恩掩義門

外之理義斷恩不可刼以兵文子曰夫為義者不可刼以兵不可懸以利以義衛身文子曰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匡邪矯枉文子曰義者匡邪以為正擾險以為平衛身以為直方外易曰義以方外存義易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達義先王修禮以達義斷恩見上思義居則思義義然後取夫行義者以立言踐行豈徒徇名安己而已將以定去就之槩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傷義義重于生全義可也後漢不謀舊國史樂毅去燕之趙趙王欲圖燕毅泣曰臣事昭王猶事大王若獲戾敎于他國終身不謀趙之徒隸況燕昭王後嗣乎不忘舊主見上注慕義李膺門生皆禁錮侍御史景毅子實為膺門徒未有錄牒故不及譴毅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脫名籍苟安于己自免歸人義之爭罪魏王

思與梁習俱為西曹令史思直白事失太祖旨將加重辟時思近出習代被收思乃馳還自陳己罪太祖歎習之不言思之職分曰

不邀功

郭憲西平人仁篤為一郡所歸韓約失信衆依羌人軍中有義士二人多欲取約邀功憲責怒曰人窮歸我約病死揚達所約送與疏憲曰不生圖之豈取死人功太祖視疏問憲名不在中達以情對賜憲爵關內侯

默受罪

後漢段熲討羌涼州刺史郭閎貪其功稽留熲軍不進羌徒久戀鄉悉反叛閎歸罪熲熲坐徵輸左校羌覆沒營塢吏人守闕訟熲詔問熲熲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為長者

自表取罪

雷義字仲翁為尚書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黙自表取其罪以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

免罪不謝

范滂字孟博繫獄尚書霍諝理之得免滂到京師往見諝而不為謝或讓之滂曰昔叔向嬰罪祁奚救之未聞羊舌有謝恩之辭祁奚有伐德之色竟無所

言

養老窮妻　護字君卿有故人呂公無子老窮託身于護護養其妻及公終身

恤孤窮　楊峻字秀才同郡王象少孤為人傭年十八見使牧羊而私讀書被羊主箠楚峻美其才質贖象著家中聘取立屋然後與別

又　晉許子車聞王育傭牧學讀書失羊將鬻以償之車遂代育償羊給衣食使與子同學身長八尺容貌絕異復以兄子妻之為立宅分之資產育受之無愧色

太守治病　蜀張嶷字伯岐病篤家貧廣漢太守何祗通厚嶷與疎闊乃自轝詣祗託以治病祗傾財療治數年乃愈

以馬易棺　後漢劉翊字相道逢病亡者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故人困餒於路因殺所駕牛救之遂與俱餓死

排患　救患　救解　矜窮權濟　富義　抱義　見得思義

仁義為干櫓正路　孟子曰義者人之正路也

孔解牛與給喪事　齊建德世

為農卿人喪親貧無以葬建德方耕聞**撫棺號慟**李綱為齊王憲參軍憲誅露車載屍故吏之太息遽解牛與給喪事鄉黨異之犇匿綱撫棺號慟為瘞訖乃去

篤恩義岑文本撫弟姪篤恩義

搢紳義之李義琰韋懷太子之廢盡赦宮臣罪庶子薛元超等皆蹈舞義琰獨引咎涕泣搢紳義之

詣獄自言李敬元杭州參軍徐太元哀其僚張惠以贓抵死而惠母老乃詣獄自言與惠偕受薄其罪惠得不死太元坐免官敬元廉知之擢鄭州司功

可動以義李多祚張柬之將誅二張以多祚素慷慨可動以義乃從容曰謂將軍居北門幾何曰三十年矣將軍擊鍾鼎食貴重當世非大帝恩乎多祚泣數行下曰死且不忘柬之曰將軍知感恩則知所以報今在東宮乃大帝子而雙豎擅朝危逼宗社國家廢興在將軍將軍誠有意乎捨今日尚何在答曰苟緣王室惟公所使乃引天地以自誓辭氣毅然柬之遂定謀以敬暉李

湛為右羽林將軍命總禁兵與多祚王同皎請太子至元武門斬關入及長生殿白武后曰諸將誅逆臣易之昌宗恐漏大謀不敢豫奏頓首請歸死后病卧顧湛曰我與爾父子不儕亦豫是邪

知義

番將贊曰夷狄性悖故其能知義所在者鷙挺不可還盖巧不足而諒常有餘觀大奈等事君皆一其志無有顧望用能功績光明為天子倚信至渾瑊跌跌光顏葦烈垂無窮惟其諒有餘故也

使絕域請代行

狄仁傑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諧長吏藺仁基請代行仁基咨其誼仁

舉不失義

思康以諸生侍鬻王奮然陳大義控搋虎而奪之氣勇夫悍心褫駭自卻不敢加無禮于其君誠使有國家者舉不失義天下其何以抗之

救韓思忠

王晙朔方元帥魏元忠討賊不利劾奏副將韓思忠敗律當誅晙以思忠偏裨權不已制具其人勇智可惜不宜獨誅固爭得釋

救魏張

朱敬則進鳳閣鸞臺平章事張

易之誣魏元忠張說欲誅之無敢言者敬則獨奏曰元忠說秉心忠一而所坐無名殺之失天下望乃得不死

又宋璟張易之誣魏元忠有不臣語引張說為驗將廷辯說惶懼璟說曰名義至重不可陷正人以求苟免緣此受譴芬香多矣若不測者吾且叩閤救將與子偕死說感其言以實對元忠免死

與資錢治喪郭元振年十六與薛稷趙彥昭同為太學生家嘗送資錢四十萬會有縗服者叩門自言五世未葬願假以治喪元振舉與之無少吝亦不質名氏稷等歎駭

時人義之初重俊被害官屬莫敢視惟永和丞甯嘉勗號哭解衣褁其首時人義之

義士謝叔方太宗曰義士也

贖韋㯹妹趙驊陳留陷賊于賊時江西觀察使韋㯹族妹坐其夫為鐵官不供賊沒為婢驊哀之以錢贖韋厚為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

獨餞於野皇甫鎛鎛之貶前房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餞于野朝廷義之

送臨

賀

楊憑所善客徐晦憑得罪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曰君送臨賀誠厚無乃為累乎餘見錢送門

同舍當夕直為代

竇參為萬年尉同舍當夕直者聞親疾惶遽參為代之會失囚京兆按直簿劾其人參曰彼以不及謁而往參當坐乃貶江夏尉人皆義之

申直其冤

劉鄴德裕以朋黨抱誣死海上令狐綯久當國更赦不為還官爵至懿宗立綯去位鄴乃申直其冤復官爵世高其義

餉姻家故人

沈傳師問餉姻家故人帑無儲錢鬻宅以葬

行義當時為難

顏泉明其行義當時以為難

負節義

張巡負節義或以困阨歸者傾貲振護無吝

走人所急

辛讜重然諾走人所急

周贍朋友

甄濟周贍有緩急輒出家貲朋友以義聞

任人之患

李邕下獄許昌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任人之患義也

張巡功狀

李翰傳張巡功狀表上之帝繇是感悟而巡大

節白於世義士多之**以義烈聞**李綱孫安仁安静自綱五世同居安仁安静復以義烈聞世稱李氏不衰**孝義劉家**劉易從還彭城長史永昌中為酷吏周興誣告坐死將刑百姓奔走爭解衣投地曰為長史祈福有司平直乃十餘萬當時號孝義劉家**亡匿坐死**桓彥範御史李福業嘗與彥範謀反被殺福業亦流番禺後亡匿吉州參軍敬元禮家吏捕得元禮俱坐死福業將刑謝元禮曰子有親吾甚愧恨元禮曰公窮而歸我我得已乎見者傷之**三世不異居**崔玄暐三世不異居家人怡怡如也**列狄仁傑枉**李嶠來俊臣誣狄仁傑等獄將抵死敕嶠與大理少卿張德裕侍御史劉憲覆驗德裕等內知其冤不敢異嶠曰知其枉不申是謂見義不為者卒與二人列其枉忤武后旨出為潤州司馬**輟馬傾褚以濟**樊澤客河朔相衛節度使薛嵩表為堯山令舉賢良方正次潼關雨淖困不能前有態執易者

同舍逆旅哀之輟所乘馬傾褚以濟自罷所舉是歲澤上第**救魏元忠**蘇安恒魏元忠為張易之兄弟所誣獄方急安恒獨申救曰王者有容天下之量故齊其心能進天下之善故除其惡不然則鬼神馮怒陰陽紛舛**行而宜之之謂義**韓文原道**分多勻薄**顏杲卿令泉明到河北求宗屬履謙及父故將妻子奴隷尚三百餘人轉徙不自存泉明悉力贍給分多勻薄相扶挾度河**再從皆同居**劉審禮再從皆同居合二百口内外無間言**元結曰信而勇者可以全義****雍穆親族**翟光鄴雍穆親族麤衣糲食與均有無而光鄴處之晏然五代史**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南唐李昇州縣言民孝悌五代同居者七家皆表門閭復其繇役其尤盛者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為之

不食五代南唐世家沈斷固分者義也文粹盧藏用紀信碑荀息守言而死

事豫讓感遇以自殘石乞烹身以狥白漸離矐目以報丹其義則立於大濟則闕焉同上

視之如鴻毛白居易李陵論義重于死則視之如鴻毛死不爲悔狄仁傑誠以山東之人重氣義一往死不爲悔

九世同居孝友傳序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有事太山臨幸其居問本末書忍字以對天子爲流涕賜縑帛而去

請死陸南金開元初少卿盧崇道徙嶺南逃還南金匿之仇爲讐人所告捕按南金當重法弟趙壁詣御史王旭自言匿崇道者我也請死南金言弟自誣不情旭怪之趙壁曰母未葬妹未歸兄能辦之我生無益不如死旭驚上狀玄宗皆宥之

舉船錢帛奴婢貺之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下衣服極弊因命屈之與語大奇之遂爲見知曰以

君才識必自富貴何貧云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語訖上船奴婢偃蹇者鞭撻之公益奇之芝田錄

教行於天下由伯夷之為師也　韓文通解自商之前千萬年渾渾然不知義之可撫其生也故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彊則伏食其葛薇逃山而死於是後之人殊然而言曰雖餓死猶有義而不懼者況其小者乎故義之教行于天下由伯夷之為師也

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　朱敬則與三從昆弟居四十年貲產無異

割股肉啗之　李勣平洛陽得單雄信故人也表其材武且言若俄死必有以報請納官爵以贖不許乃號慟割股肉啗之曰生死永訣此肉同歸于土為收養其子焉

悉奉廩賙濟內外親　薛戎悉奉廩賙濟內外親無疎遠皆歸之既病以所有分遺之曰吾死矣可持為歸貲衆皆哭而去

匍匐請代　史許敬宗始虞世基與善心同遭賊害封德彝常曰昔吾

見世基死世世哭趙持滿王方翼其友趙持滿誅死尸諸
南匍匐請代道親戚莫敢視方翼曰欒布哭
彭越義也周文王掩骼仁也絶友義蔽王仁何以事無
君遂往哭其屍具禮收葬金吾劾繫帝嘉之不罪
有難色韓愈書樊宗師孝友聰明家故饒財身居長嫡
悉推與諸弟皆優有餘而宗師妻子常寒露飢
餒宗師怡然處千金散義士四座無凡賓李白義救難之
之無有難色
謂也宋子嵩化書賊相戒無往義門往依者五百室李知本事親篤
至與弟知隱雍順子孫百餘至背用僮僕無間也大業
末盗賊過廬不入相戒曰無往義門往依者五百室餘
室皆捐生以趣義者寧豫期垂名不朽義在與在義亡
兄而為之孝友序
與亡故王者常推而褒之所以砥欒向傳宗室李晉坐
礪生人而窒不軌也同上豫太平公主

謀晉就刑僚吏彝解惟司功參軍李摛從王如宅日晉死哭其屍盡哀姚元崇歎曰欒向傳也

民性多逆 聖人蒞之以其義鹿門隱書

六闕相望 朱敬則以孝義世被旌顯一門六闕相望

裴佶 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民城奉天嚴郢為京兆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佶請代役當時稱其義

義形必霑巾 杜甫詩

李自倫 六世同居准式旌表門閭勅曰其量地之宜高其外門門安綽楔左右建臺高一丈二尺廣狹方正稱焉圬以白而赤其四角使不孝不義者見之可以悛心而易行焉 五代史

四世同居兄弟猶同産 劉君良四世同居兄弟猶同産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武德中深州別駕楊宏業至其居凡六院共一庖子弟皆有禮節歎挹而去

兄弟讓死 王遇弟遐俱為賊執將擇一人兄弟讓死賊感其意盡縱之孝友傳

飛鴞食椹而懷音 背本

志義者不及飛鵰遠矣窮愁志鎮澆浮莫如尚義李源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柳宗元上趙宗儒啟以勇義平國難上嚴東川啟同上

義感五

白送人喪後漢申屠蟠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沒以身託蟠乃躬推輦送喪歸遇司隸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投傳不受也盜還馬孔嵩仲山正身厲行辭公府之京師宿下亭盜竊其馬尋知是嵩馬乃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送馬還之刺客不忍殺崔琦諷刺梁冀冀令刺客陰殺之客見琦耕陌上懷詩諷詠乃以實告曰君賢不忍相殺君可亟逃吾亦從此亡矣遂去之琦音奇賊不入縣鄭玄還高密道遇黄巾見玄皆拜相約賊不敢入又袁宏見世亂乃混迹母沒不制服設

位世莫能名黄巾賊入縣相約不入其廬

託孤 吳陸瑁同郡徐原爰居會稽素不相識臨死遺瑁書託孤幼瑁為起墓教導其子

後漢傳論曰李膺振拔汙險之中蘊義生風以鼓動流俗激素行以恥威權立廉尚以抑貴勢使天下之士奮迅感槩波蕩而從之幽深牢破家族而不悔至於子伏其死母歡其義壯哉 范滂孟博將誅辭母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吾何恨哉

張儉 被捕亡抵孔褒遇融融匿之

赤眉弛兵 赤眉過姜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子大孝必觸鬼神

魏胡昭 為鄉里愛孫浪為冦約不犯胡君

不忍刺 陽球使刺客刺蔡邕客不忍刺 **又** 劉平使刺先主亦然 **又** 靈公使刺趙盾亦然

孔盜賊過閭不入 李知本事

見義**義城堢**劉君良四世同居族兄弟猶同産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隋大業末荒饉妻勸其異居因易置庭樹鳥雛令鬪且鳴家人怪之妻曰天下亂禽鳥不相容况人邪君良即與兄弟别處月餘密知其計因斥去妻曰爾破吾家召兄弟流涕以告更復同居天下亂鄉人共依之衆築爲堢因號義城堢**孝義鄉**李自倫六世同居奉勑准格按孝義旌表必先加按驗孝者復其終身義門仍加旌表得本州審到鄉老程言等稱自倫高祖訓訓生粲粲生則則生忠忠生自倫自倫自倫生光厚六世從居不妄敎以所居飛凫鄉爲孝義鄉匡聖里爲仁和里准式旌表門閭**義動人倫無不傷歎**贊皇一品集論田犨狀外議云田犨緣田犨抵法不食而終義動人倫無不傷歎伏見後漢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尹次兄初史玉母詣官曹求代其命因縊而物故漢帝哀之並赦其死既有故事敢不密陳**假寢夢**

獲方惠宣太子業二十二年有疾帝憂之一夕容駭為變因假寢夢獲方寤而業少間　數日湩流元德秀初兄子繈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湩流能食乃止

智六

白智者樂水智者樂　智者動　不惑智者智者詐愚用人之智去其詐智者見于未萌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漢書智者利仁知人者智以恬養智以智養恬恬智交相養智者天下之達德也何如其智信不智也絜瓶之智守不假器智者不失人語其蔽也蕩好智不好學大智子曰舜其大智也與不以智役物聖人智者心之符文子神者智之役神

清則智明智者心之符智公則心平絶聖棄智人則百倍老子智不足稱陽處父不役其身其智不足稱智免禍由智免臧武仲之智可謂成人矣臧文仲不智者三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是三不智智不如葵仲尼曰鮑莊子之智不如葵葵能衛其足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抑有由也其智可及甯武子邦有道則智邦無道則愚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樊遲問智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智矣子曰人皆曰予智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避也言其愚中庸樗里之囊史樗里子癯多智秦人號智囊管仲隨馬桓公北征孤竹山失道管仲曰老馬之智可師乃隨馬馬行果得道隰朋尋蟻桓公北征孤竹無水朋曰尋蟻壤可得水乃掘蟻壤果然得水倉

舒稱象魏武欲稱象而不可秤倉舒曰載于舟中刻其至以他物驗之可知矣太祖大悅智有餘陳平智周萬物而不遺易智而不詐張老智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莊子智計歸之魏賈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謀策深長懼見猜嫌閉門而自處無私交嫁娶不結高門天下論智計並歸賈氏也宮之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在隨楚不為謀三仁未去武王還歸不伐殷智者所慮之於未形達者所規之于未兆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為趙抄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以賢勇智智囊晁錯智如炙輠史淳于髡智如炙輠輠者車之盛膏器也炙之膏流不窮言如髡之智也桓範司馬宣王將誅曹爽桓範赴爽人曰智囊去也杜預多知人號

知囊

大智若愚不可以無涯之智役有涯之身莊子孔處事有

疑非智尉遲恭隱巢計日急恭與長孫無忌入白恭曰處事有疑非智衛兵數逃請聽

納室裴矩隋煬帝幸江都衛兵數逃去帝憂之以問矩矩曰今乘輿淹狩已二年諸驍果皆無家人無匹

合則不久安臣請皆聽納室帝笑曰公定多智因詔矩盡名江都女子媚家盡恣士所欲即配之不為

愚者謀陳子昂奏八科謂智不為愚者謀尚謀又智者尚謀愚者所不聽智慮周密

主鋒智慮周密時論推允辯給多智李程辯給多智天之象孫思邈曰智者動天之象故欲

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圓之謂也望塵以知敵數周德威多智能望塵以知敵數好

謀而成者智盧藏用紀信碑其自全近智泌之為人其自全近智贊用智能

顯功烈柳宗元答問用智能顯功烈而歷盼連蹇顛殞披靡固其所也五人智不及一

韋公韋顗論議典據裴均韋貫之李絳崔羣蕭俛皆布衣舊繼為宰相朝廷典章多所沓遝嘗曰吾儕五人智不及一韋公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皮日休鹿門書智變通之謂也故居於水化書

智謀八機權　先見　敏　聰悟　博物附

白易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謀及卿士書謀之孔臧詩謨謀于

其上文選咨事為謀　好謀而成　謀不失利疑謀勿成

中智以上荀息謂以壁假道於虞曰玩好在耳目之前患在一國之後中智以上乃能之臣料虞君

中智之運籌帷幄漢祖曰運籌帷幄吾不如子房隨會其智傳隨會其智足使也下也

識理過人晉謝安每曰朝之大事衆不能決咨王公無不得至於興廢大事衆莫能斷者而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表也又魏舒元陽朝之碎務無問是非

知幾其神乎易

祭仲知權公羊宋人執鄭祭仲不名賢也為知權宋人曰為我出忽而立突仲不從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可以存易亡古人有權祭仲是反于經然後有善也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

未可與權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行中權

廢中權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

孟子曰嫂溺援之以手權也男女不親授禮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王霸視河後漢世祖

為王郎所逐南奔至呼沱河使吏具舟揖還曰河流澌無舟可渡衆皆恐復使王霸往視霸欲安衆心且使王河乃止遂矯云冰堅可渡世祖兵至河冰已合遂令霸護渡未畢二車冰乃解也

吾謀適不用

嘉謀［嘉猷］

謀於野

規矩誠設［小大必由］

彼有人焉［謀于長者］

無謀

謀及婦人

謀及庶人

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

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

張儀在［蘇秦度關］

變通之間不容髮［機也］

先見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必先知之］

先覺［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知微知彰

叔向毋聞男聲［晉叔向毋聞向男伯石生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也非此莫喪羊］

舌氏遂不視之

子文欲殺越椒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之必滅若敖氏之族

贈策士會將歸晉繞朝知其情贈之以策曰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

見事遲史范睢隨王稽入秦穰侯問稽車中有客乎稽曰無睢曰穰侯智士而見事遲向疑車中而忘索之乃下伏草穰侯行十里乃反使索車中

有先知而無後悔

思鱸魚晉張翰為齊王所辟因秋風起忽思鱸魚曰大丈夫所貴適意耳遂棄官歸江東俄而齊王敗人謂翰有先知之明

軍勝人亡鍾會鄧艾伐蜀劉寔字子真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之笑而不荅果如其言先見皆如此類也

虞不臘矣晉假道于虞宮之奇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不可玩虞君不聽宮之奇曰虞不臘矣虢其亡乎

屈瑕伐羅楚屈瑕伐羅鬬伯比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果敗

穆叔見趙孝伯曰趙孟將死其言偷且年未五十諄諄如八九十不能久矣偷苟且也先識後艱智者見于未萌求知太早同見彈以思鴞辨事方遲畏在途而捜索許負之識條侯牛生白犢孔父知其吉祥位賤朱輪趙母知其必敗

敏敏則有功黎民敏德不忘敏叔向曰遂氏有後於楚哉子蕩承君命不忘敏加之以敏齊國莊子來聘禮成而加之以敏左傳告諸往而知來者敏於事而慎於言訥於言而敏于行回也非助我者於吾言無所不説聞言即解無所起發增益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默而識之無所請益聞一知十回也聞一知二賜也聞敏張放以公主子開敏敏給國語雞肋楊修字德

祖為曹公主簿操平漢中欲因討劉備而不得進欲守之難為功于是出令唯曰雞肋衆莫曉修曰夫雞肋食之無所得棄可惜

承意觀色 淳于髡以承意觀色為務也公歸計決矣再見梁惠王終無言惠王問之曰前見王王志在逐後見王王志在音王曰誠聖人也

聰悟識亡書 漢武帝幸河東亡書三篋唯張安世識之寫得後購得本相挍一無遺脫

市肆閱書 後漢王充字仲任博學不為章句家貧無書游洛陽市閱所賣書一見誦得遂博覽百家之書

記貧人姓名 後漢賈逵既孤仕郡戶曹歲荒人饑太守尹興使于都亭設貧人粥訊名字畢太守問口說六百人姓名無差謬

博物張華 博物彊記默講四海之内若指掌也

讀諸刺 夏侯湛從祖榮淵第五子七歲日誦千言經目輒識之文帝名之時有客百餘人人奏刺書鄉里姓名示之一徧復使誦之不錯一人

應奉讀書五行

俱下為郡博物君子晉侯謂子産為博物君子博物多識王粲為侍中識竹
簡晉束晳博物時嵩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字張華問束晳曰此漢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驗之果
然讀碑覆棋王仲宣與人共行讀道邊碑背而誦之不失一字又觀棋局壞粲為覆之棋者不信
以帕蓋更以它局為之相校不失一路識部曲妻子吳朱桓字休穆為前將軍彊識與人一面
數十年不忘部曲萬口妻子盡識之孔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柳文晉問胷有
心者有其謀陳顯辨謀覆載之中胷有心者有其謀然其謀則必為已而先為人也故有孜孜汲
汲力于謀者得之則逸身豈家不得則嫉時怨命為天下之謀堯舜有大寶之位不傳之子而
傳于他人是為天下之謀得其君也大禹疏鑿横流遍其門而不顧啼嬰為天下之謀人為出其溺也后稷勤

耕植百穀為天下之謀人為粒其食也其謀信如何哉同上以謀略高自標顯薛逢杜黄裳善謀贊玄齡善謀如晦長于斷而玄齡善謀兩人深相知故能同心濟謀以佐佑帝浩蕩深謀噴江海李白述德英謀合鬼神同上贈張相文種有藏弓之恨李斯有税駕之歎張華顧優游而不獲傅亮贊識微而不免此四子者皆神敏知幾聰明志古圖國致霸動必成功而自謀其身猶有此恨況常人哉窮愁志從容合廟謀從倚聽王室從容合廟謀杜甫送王信州曳踵為有疾狀姚崇資權譎始為同州張說以素憾諷趙彥昭劾崇及當國說懼潛詣岐王申款崇他日朝衆趨出崇曳踵為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以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於是出說相州死

姚崇能筭生張說

崇與張說同為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崇既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為人稍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吾同僚當來吊予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張若不顧汝輩家事産族無類矣若顧此吾屬無虞當錄其玩用致公仍以神道碑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仍先礱石以待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于我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使視其鐫石仍告已具聞上元崇既沒張果至目其服玩者三四姚崇諸子悉如崇戒不數日文成敘述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柱承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亭育之功全後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乃告以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筭生張說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度時舞數

楊纂為吏部侍郎度時舞數以自進

隨方御變

張獻誠為政寬裕有機略隨方制變

得匿名書內韡中 王鍔善任數術下在淮南時嘗得匿名書內韡中佯取它書焚之人信其無名者異日因小罪并以所告窮驗衆以為神明

諷劉玄佐 韓滉劉玄佐不朝帝密詔滉曰宜早見天子不可使夫人白首與新婦子孫填宮掖也玄佐泣悟

言祿山反狀 韋見素同平章事明年祿山表請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帝許之見素不悅謂國忠曰言祿山反暴天下又以蕃代漢難將作矣國忠不應見素曰知禍之芽不能防見禍之形不能制焉用彼相每進見未嘗不為帝狀之帝不內其語未幾祿山果反

機辯橫生 鄭注守澄與語機辯橫生鈞達其意恨相見晚

辯對縱橫 背合旨要又言辭敏速還同宿構馬上即成曾無點竄薛收舊史

智數敏給 李懷光

人服其敏 楊纂從子昉武后時為肅機字文化及子訴冶先蔭昉方食未即判遽曰

肅機而未食膚知天下有寃而求食乎昉怒取
牒署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可乎人服其敏
思致華
敏 劉禕之擢中書侍郎方是時詔令叢繁
禕思致華敏裁可占授少選可待也
屬文敏無留
思 韋承慶掌天官選屬文敏無
留思雖大詔令未嘗著藁
為祝成不淹項 李嗣真 高宗東
封還詔贈孔子太師命有司為祝司文郎
中雷少頼文不稱旨更命嗣真成不淹項
闇誦六經日
數千言 劉迺少警頼闇誦
六經日數千言
敏於占對 高士廉觀書一見
輒誦敏于占對
口記徒籍千人無差 顔春卿調犀浦主簿嘗送徒于州
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徒籍千
餘人長史陸
象先異之
呼指無悞 崔消性閑敏為兗刺史受署未
盡識卒吏乃以紙各署姓名傅
襟上過前一閱後數
百人呼指無悞本傳
厮竪一閱輒記姓名 李翕遇事蠡
鋭雖厮竪一

閱輒記

士卒居人一見無不識 張巡守睢陽士卒居人一見問姓名其後無不識姓名

官萬員未嘗忘姓氏 李敬玄性彊記雖官萬員遇諸道未嘗忘姓氏

一覽誦千言有若素習 公在兩臺有送別四韻詩四十餘首令公誦之一遍倒覆之遂不錯一字其敏悟也如此韓休蘇頲文集序

條神策軍建置本末 蔣乂遷起居舍人會詔問神策軍建置本末中書討求不獲時集賢學士甚衆悉亡以對乃訪乂乂條據甚詳宰相高郢鄭珣瑜嘆曰集賢有人哉明日詔兼判集賢院

五十年有聖人出 孫思邈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名詣京師

吾孫為屬吏 孫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曰後五十年位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

思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徐州刺史

倚冰山　楊國忠權傾天下四方之士爭詣其門陝州進士張彖力學有大名志氣高大未嘗低節于人人有勸彖令修謁國忠可圖榮顯彖曰爾輩以楊公之勢倚靠如山以吾所見乃冰山耳或皎日大明之際則此山當誤人矣後果如其言時人美其先見開元天寶遺事

千里外猶對面語　房玄齡高祖曰若人機識是宜委任每為吾兒陳事千里外猶對面語

信九

白大信不約　小信未孚　人未知信未宣其用信以守禮

失信不立　信以接事　小所以事大也信仗德莫如

信

言以出信敦信書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也可復之言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車無輗軏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用情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著誠去偽禮之經也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寡信輕諾必寡信國寶信國之寶也信人之所庇言要爭端好信不好學其蔽也絞伐原示信晉文公二三其德不信信及豚魚闕而不立寧去兵食失則何行譬無輗軏守約推誠忠信以為寶以為甲冑是曰行先不為人下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名位不愆則為民所信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信以守

器動則不失信則車服可保節以誠著名以信聞子路之言傳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言言誠信季布之諾諺曰黃金百斤不如布之一諾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文子不為人下趙文子能敦信不為人下也孔丘去食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人無信不立子路無宿諾慎于信也退三舍晉文公與楚戰退三舍以報其德守信也冒雨赴期魏文侯與虞人期獵雨甚文侯曰與人期不可失信乃冒雨而赴也吳起終日不食吳起與故人期食不至起終日不食來乃食郭細侯竹馬之期郭伋字細侯行縣有童兒騎竹馬迎曰聞使君來喜故迎問伋何日廻伋與之期及廻先期不入留一日以示信也范巨卿雞黍之會范巨卿張元伯千里為雞

泰之會及期果至登堂拜母尾生抱橋而死與女子期也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子曰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信士分財文子曰使信士分財不如定分而探籌何則有心者之平不如無心者之平晉侯存信去原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粮原不降命去之曰信人之所庇得原失信云云子木棄信不及三年巨卿赴期無差千里進德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人之所助者信也信以結人周仁之謂信復言非信也言無善惡而必復之非義信也不欺之臣公羊曰區區宋國猶有不欺之臣修辭立誠易曰閑邪存其誠修辭立誠所以居業也不勉而中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著誠之義小人閒居為

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後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

苟無盟信信以發志

苟信不繼盟無益也

言忠信行篤敬

忠信禮之本也

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臣能承命為信

信於民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矣

情欲信

信而後勞其民

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之所勸者信也

積善之應傳子曰管寧在遼東三十七年歸海中遇暴風船沒惟寧船自若時夜晦暝望見火光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者咸異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

耿恭拜井後漢耿恭字伯宗守疎勒城城中無水穿井十丈無水恭整衣冠拜井泉涌出

神告亭崩

晉徐苗有志行常宿亭舍有神告曰亭欲崩遽走出得免**恥費輕實**恥為辭費也禮**踐言諾**

責與其有諾責寧有已怨也**苟欲全吾言安得全吾身**史**要盟無質**

禮子曰負蒲人之盟云云**大道既隱**小信未孚**稱以行權**爾雖有詭**謂之守信**

吾則不知**節以名聞**名以信聞**蘇秦以百詐成一信**淮南子云**孔上不**

信則無以使下下不信則無以事工魏徵陳事曰上不信則無以使下下

不信則無以事工信之為義大矣**疏曰**貞觀之初求士如渴賢者所舉即信而任之取其所長常恐不

及比來由心好惡以衆賢舉而用以一人毀而棄雖積年任而信或一朝疑而斥**為國保於誠**

信又陳事曰為國基於德禮保于誠信誠信立則下無二情德禮形則遠者來格故德禮誠信國之大綱不

可斯須廢也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又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然則言而不行言不信也令而不從令不誠也不信之言不誠之令君子弗為也

信為萬事本

百姓所歸褚遂良論延陀請婚

信者疾偽

陳子昂謂信者疾偽

以信質偽孰不相和

同工

強循遇人盡信不疑

雨雪與相期

蕭至忠少與友期諸路會雨雪人引避至忠曰寧有與人期可以失信卒友至乃去衆歎服

推誠待士

李愬沉鷙務推誠待士故能張其卑弱而用之賊來降輒聽其便

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

陸贄帝曰朕豈不推誠哉然顧工封者惟識斥人短長類非忠直往謂君臣一體故推信不疑至憸人責為威福今茲之禍推誠之敝也贄曰人之所助在信信之所本在誠一不誠心莫之保一不信言莫之行故聖

人重焉開心待人南霽雲至睢陽與張巡計事退謂人曰張公開心待人真吾所事也遂留巡所

精慤而誠孔述睿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睿精慤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與

人期雨雪虎狼不避陸羽奚僞誠信喜之披心示誠李尚隱再選河南尹論議皆披心示誠

厮豈待以誠信曹華至厮豈必待以誠信人以為難不負約元德秀

信者美德且夫信者美德也秦繆尚之而賢臣莫贖劉禹錫論書有死無二者

信盧藏用紀信碑魯陽迴日鄒子動天更無有他只在誠信代李石與劉禛書受

君命至於觸槐賊入趙孟之門者覩其盛服將朝不忘恭敬悔受君命至於觸槐所以知其不為患也向使趙孟未闢寢門尚安衽席思變計之數無肅敬之容為盜者必激其怒心增其勇氣焉得保其首

領哉推是而言人不可不誠矣窮愁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韓文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皮日休鹿門書信慤然之謂也故居于土宋子嵩化書智有誠實之謂信同上誠切李絳嘗因浴堂北廊奏對極論中官縱侈方鎮進獻之事憲宗怒厲聲曰卿所論奏何大過耶絳前論不已曰臣所諫論于臣無利是國家之利憲宗見其誠切改容慰喻舊唐書

仁　十

白仁者天下之表　親為國寶為仁善鄰國之寶也神福仁而禍淫

體仁足以長人仁之本與　仁者安仁智者利仁君子去仁惡乎成名

仁者樂山　仁者靜　仁者壽（知者樂）可謂仁之方　仁遠（乎哉）為仁（由己）仁者（不憂）甚於水火（民之于仁也甚于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蹈仁（同上）當仁（不讓于師）有仁義（大道廢）仁者（漢書仁者百行之宗）稱曰用權（爾雖有說）謂之仁德（吾則不知）上仁為之（而有以為老子）三月不違仁（回也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克寬克仁（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達德（仁者天下之達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宣尼訓人一日能用其力（子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我未見力不足者）顏子好學三月不違其心（見上注）仲尼曰臧文仲不仁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違仁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 求仁得仁 伯夷叔齊不食周粟 無求生以害仁 有殺身以成仁 好仁不好學 其蔽也愚 仁親以為寶 舅犯曰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注云仁親行仁也 仁之為器 子曰仁之為器重其為道遠舉者莫能勝行者莫能致也 與仁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若聖與仁 則吾豈敢 仁則吾不知也 仁以自衛 家語古之君子以仁自衛 惻隱之心 孟子曰有惻隱之心仁也無惻隱之心非人也 仁而不武 無能達也 里仁 為美 處仁 擇不處仁焉得智 依於仁 游于藝 天下歸仁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 有安仁有利仁有勉彊為仁 仁之難成久矣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 未見小人而仁者 人而

不仁 如禮何

其仁不足稱也 舅犯見利不顧其君其仁不足稱也

放麑 董仲舒春秋決獄曰君獵得麑使大夫持以歸大夫道見其母隨而鳴感而縱之君慍議罪未定君病恐死欲託孤幼乃覺之大夫其仁乎遇麑以恩況人乎乃擇之以為子傅於議何如

又 淮南子孟孫獵得麑使秦巴持歸烹之其母隨而啼巴不忍去之孟孫怒逐秦巴西居一年取為子傅曰夫一麑猶不忍況人乎董仲舒曰君子不麛不卵大夫不諫使持歸非也然而中感毋恩雖廢君命從之可也

力行近乎仁 禮

不背本 范子曰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

取數多者 仁也

田子方養老馬孔仁者有勇 段秀實贊曰柳宗元曰太尉為人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

（許人諒其然也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

臨事或折正（韓休蕭嵩以休柔易故薦之休臨事或折正嵩嵩不能平宋璟聞之曰不意休能爾仁者之勇也）

仁恩溥博（郝處俊帝曰朕昔從幸未央宮羣仗既過有橫刀伏草中者先帝斂轡郤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欽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類非一臣之弟處傑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

有仁心下懷其恩（楊晟王建使王宗裕圍晟晟有仁心下懷其恩雖城中食盡無叛者）

博愛之謂仁（韓愈原道）

忘生從道者仁（盧藏用紀信碑）

以仁厚蓄生人（柳宗元啟）

本柔仁而立極（佩韋賦尼丘戮齊而誅卯分本柔仁而立極）

柔仁博愛之道洽乎鰥嫠（同上）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皮日休鹿

門書德出之為仁宋子嵩化書仁者發生之謂也故居于木同工

白孔六帖卷二十六